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G155n2589

法寶壇經解義

民國 許聖可著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釋經題
  - 自序品第一
  - 般若品第二
  - 疑問品第三
  - 定慧品第四
  - 妙行品第五
  - 懺悔品第六
  - 機緣品第七
  - 頓漸品第八
  - 護法品第九
  - 付囑品第十
  - 六祖大師事略
  - 附記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法寶壇經解義卷上

民國　匡山許聖可著

壇經

何名為「法寶壇經」？法者，佛法也，佛即是法，法即是僧，僧即是佛。寶者，自性三寶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是也。壇者，道場。經者，法也，常也。言此經為佛、法、僧三寶之道場，一切凡人，能依之修行，必證妙果。經本東土禪宗六祖大師親說，門人法海筆之於書，俾流傳久遠，故名「法寶壇經」。此經為頓教無上法門，一切修多羅經典，皆賴此經為鎖鑰，啓迪智慧，千餘年來，無人註釋，讀者多不了自性。譬猶摩尼寶珠，久埋污泥，其光晦暗，余不敏，得有今日，雖蒙諸佛、菩薩，及六祖大師護念，示導見性，大多出於此經之所賜也。因不揣譾陋，詳為解釋，俾世之讀者，自性自度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，想亦善知識所深喜也。至若見仁見智，各具性根，一乘三車，隨人見解，倘玩索有得，始知此經為最上一乘之道，真不愧為「法寶壇經」也。

東土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說　門人法海錄

何謂東土禪宗？東土即震旦也。考「傳燈錄」我佛釋迦牟尼如來，以正法眼藏，付迦葉大士，展轉傳至二十七祖，般若多羅尊者，名西天二十七祖。尊者又傳之菩提達摩尊者，為二十八祖，付以大法，囑曰：吾滅後六十年，汝當往震旦行化。多羅圓寂，師演道國中，久之，思震旦緣熟，即至海濱，寄載商舶，以梁武帝大通元年，達南海，刺史蕭昂表聞，詔入見，師以最上一乘度武帝，帝不悟，師遂折蘆渡江，止嵩山少林寺，面壁九年。武帝聞師異跡，三詔不至，將示滅，顧弟子慧可曰：世尊以正法眼藏，付囑迦葉大士，展轉以至於吾，今以付汝，汝當護持，並授袈裟以為法信。曰：後二百年，法周沙界，衣止不傳，是為東土初祖。二祖慧可大師，傳三祖僧璨大師，僧璨大師，傳四祖道信大師，道信大師，傳五祖宏忍大師，宏忍大師，傳六祖惠能大師，至六祖而衣止不傳，所謂曹溪法乳，千子齊注，統東西兩土而言，曹溪為三十三祖，單就東土言，故稱曹溪為六祖。云何禪宗又名般若宗？即教外別傳是也。何謂教外別傳？言禪宗之悟道者，不立語言文字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，故曰教外別傳。昔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花示眾，此時人天百萬，悉皆罔措，獨有金色頭陀。破顏微笑。世尊言：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於汝。此法以心印心，歷

代相傳，稱為禪宗焉。惠能大師，詳見本經，說者，言此經為大師親口所宣也。又按六祖大師，弟子至眾，除青原思、南嶽讓外，法海亦弟子中之首座也。法海曲江人，詳見後文。

自序品第一

自序品者，詳敍六祖當日，在大梵寺說法度生，先自述身世，及得法事意。其中言事者半，言理者亦半。理則頓悟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，事則頓修，直指悟了，自性自度。藉事達理，明理成事，互相顯發，事理始能圓融。明此，則全經義理可以瞭然。茲就事言，可分兩點研究：一者正法眼藏，師師密付。自達摩祖師西來，歷兩百餘年，悉屬單傳，佛法之興，其難如彼。二者自性自度，一切眾生皆可得道，其心即佛。如六祖大師，既未受戒，亦不識字，乃一聞經語，頓悟本來。師得法後，首度道明。次及青原南嶽等眾，皆言下契合，了自本心，自修自行，無一不誕登彼岸。二千年唯一單傳之頓教，至是而千子齊注，法周沙界。豈非即心即佛，一切眾生皆可得道之明證也歟！至於菩提妙理，隨經文逐分解釋，貫通融會，則知事理無碍，足為真參實悟之階梯，故立自序品第一。

時，大師至寶林，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，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，為眾開緣說法。師升座次，刺史官僚三十餘人、儒宗學士三十餘人、僧尼道俗一千餘人，同時作禮，願聞法要。

此分專說佛事。言大師自法性寺回至曹溪，刺史韋璩，率官僚入山請師，出至城中大梵寺說法，是為大師開緣度生之始。向後三十七年，悉在寶林演化，即今韶州城外南華寺也，餘經文自明。

大師告眾曰：『善知識！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

此分專說佛理。言大師於大梵寺講堂告眾曰：善知識！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者，此四句為全經主腦，最關重要。其中奧義，廣說一刼不盡，若能明悟，則道貫一切經法。善知識者，謂能了解一切也。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者，謂世間凡有知覺之眾生，無不各具菩提之性。此性，不生不滅、不垢、不淨、不來、不去、不增、不減；一名菩提，亦名如來，亦名佛性。而且無言、無說、無相、無貌、無善、無惡、無背、無面、無名、無字、不在中間，及其內外；猶如虛空，不可得故，與一切法相，了不相應，故曰清淨。世人但能善用此心，即可見性，直了成佛。此直字最關緊要，因眾生心曲，口是心非，所以

不見自性。若能直心，剎那即見，從此置功，即可成佛。故楞嚴經云：十方如來，同一道故，出離生死，皆以直心，心言直故，如是乃至始終地位，中間永無諸委曲相。可與此直字，相互印證也。

善知識！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。惠能嚴父，本貫范陽，左降流於嶺南，作新州百姓。出身不幸，父又早亡，老母孤遺，住居南海，艱辛貧乏，於市賣柴。時，有一客買柴，使令送至客店；客收去，惠能得錢，却出門外，見一客誦經。惠能一聞經語，心即開悟，遂問：「客誦何經？」客曰：「金剛經。」復問：「從何所來，持此經典？」客曰：「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，門人一千有餘；我到此中禮拜，聽受此經。大師常勸僧俗：但持金剛經，即自見性，直了成佛。」惠能聞說，宿昔有緣，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，令充老母衣糧，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。惠能安置母畢，即便辭違，不經三十餘日，便至黃梅，禮拜五祖。

此分接說佛事。言大師聞客誦金剛經，便即開悟。復因宿世結有善緣，另蒙一客資助，得以安置母畢，隨往黃梅參叩五祖，是為大師傳佛頓教之始。自大師後，讀金剛經者何止萬億，且有誦至數年或數十年，對於經中義理，仍茫然不解，豈非根器之不同歟！范陽、即今直隸天津等處，餘經文自明。

祖問曰：「汝何方人，欲求何物？」惠能對曰：「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，遠來禮師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。」祖言：「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獦獠，若為堪作佛？」惠能曰：「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；獦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」五祖更欲與語，且見徒眾總在左右，乃令隨眾作務。惠能曰：「惠能啓和尚，弟子自心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。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」祖云：「這獦獠根性大利！汝更勿言，著槽廠去！」惠能退至後院。有一行者，差惠能破柴踏碓，經八餘月。

祖一日忽見惠能曰：「吾思汝之見可用，恐有惡人害汝，遂不與汝言，汝知之否？」惠能曰：「弟子亦知師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覺。」

此分兼說事理。言大師參叩五祖，祖曰：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師曰：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。以一樵子，而希冀作佛，甯非千古奇事？然有志竟成，亦以見師之立志，超羣絕倫，後之學者，又安可自畫？祖言：汝是獦獠，若為堪作佛？獦獠，即語言鴃舌，如玀玀之類。意謂汝言語且不通達，焉能作佛？此機鋒語，所以試之也。師曰：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。獦獠身與和尚不

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意謂言語不通，為山川所隔，形貌有異，惟衣冠是別。故語有南北之殊，人有獦獠和尚之分。究之言語身形，皆外法相也，與本性毫無關係，若獦獠不能作佛，則西域佛法，亦不合傳至震旦。乃祖師竟西來傳法，則佛性等無差別可知矣。五祖更欲與語，見左右徒眾太多，乃令隨眾作務。師曰：弟子自心，常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。不審教作何務？意謂世出世間，所謂大事，無有過於作佛者。心生智慧，不離自性，即是無上福田，捨此不作，不知更教作何事務也。祖知師已入門，但不便深語，故曰：這獦獠根性大利。囑勿再言，著槽廠去，以俟機緣之至，再為傳授也。師退至槽廠，一行者使令破柴踏碓，至八月之久。一日，祖忽謂師曰：吾思汝之見可用。見者，佛知見也。至此始將囑勿再語，及派往槽廠。作務之故說出。所以如此者，正十分護念之也。衣鉢淵源，心心相印，早基於見面之日，謂非天縱之聖，能如是乎？餘經文自明。

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，吾向汝說：「世人生死事大；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。自性若迷，福何可求？汝等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各作一偈來呈吾看，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。火急速去！不得遲滯！思量即不中用！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，若如此者，輪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。」

此分接說佛理。言五祖在未傳衣鉢之前，先囑弟子各作一偈呈閱，以觀各人智慧能否荷擔大法。一日，謂眾曰：世人生死無常，最為大事。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對於生死苦海，不思量早求出離。設使自己真性迷惑，日顛倒於六塵之中，醉生夢死，則與一切凡夫何異？福豈能求歟？汝等且各自歸房，用本心智慧之性，各作一偈，來呈吾看。智慧性者，即溈山和尚示眾，言中有響，句裏藏機是也。若悟佛法大意，即將衣法傳付為第六代祖。且自心智慧，不得思量忖度，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，雖掄刀上陣，亦能見之，速去毋違。

眾得處分，退而遞相謂曰：「我等眾人，不須澄心用意作偈，將呈和尚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，必是他得，我輩謾作偈頌，枉用心力。」諸人聞語，總皆息心，咸言：「我等已後依止秀師，何煩作偈？」神秀思惟：「諸人不呈偈者，為我與他為教授師，我須作偈將呈和尚。若不呈偈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？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覓祖即惡，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？若不呈偈，終不得法。大難！大難！」五祖堂前，有步廊三間，擬請供奉盧珍畫「楞伽經變相」及「五祖血脈圖」，流傳供養。

神秀作偈成已，數度欲呈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擬呈不得；前後經四日，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。秀乃思惟：「不如向廊下書著，從他和尚看見，忽若道好，即出禮拜，云是秀作；若道不堪，枉向山中數年、受人禮拜，更修何道？」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執燈，書偈於南廊壁間，呈心所見。偈曰：

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臺；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

秀書偈了，便却歸房，人總不知。秀復思惟：「五祖明日見偈歡喜，即我與法有緣；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業障重，不合得法。聖意難測！」房中思想，坐臥不安，直至五更。

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，不見自性。天明，祖喚盧供奉來，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，忽見其偈，報言：「供奉却不用畫，勞爾遠來。經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但留此偈，與人誦持。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，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」令門人：「炷香禮敬，盡誦此偈，即得見性。」門人誦偈，皆歎：「善哉！」

此分兼說事理。言徒眾以神秀為首座，安心依止，已不希望衣法。神秀既為教授，且望承佛正統，不得不作偈呈覽。然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。若用意識思量，轉加懸遠。乃前後四日。一十三度，呈偈不得，卒至書於廊壁。偈意未脫身心法相，以此見解，欲求識自本心、見自本性，如何可得！五祖引金剛經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雖因繪畫圖相而說，實則暗暗針對秀偈而發，以反證秀之尚未見性。然為小根人說此偈亦未可厚非，故曰：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，有大利益。雖不見性，亦可去惡修善，終得成就也。供奉者、執事內廷之人也。楞伽變相、即楞伽經說佛身三變相也。菩提樹枝幹挺直，以比立身；鏡臺光明，以比存心，然皆不離相也。不得傳佛心印，豈無由哉！餘經文自明。

祖三更喚秀入堂，問曰：「偈是汝作否？」秀言：「實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；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」祖曰：「汝作此偈，未見本性，只到門外未入門內。如此見解，覓無上菩提，了不可得。無上菩提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不生不滅。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，萬法無滯，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。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汝且去一兩日思惟，更作一偈，將來吾看；汝偈若入得門，付汝衣法。」神秀作禮而出。又經數日，作偈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猶如夢中，行坐不樂。

此分藉事明理。言修學人未見本性，不知其中妙理，猶如門外之人不見室內之物。如神秀呈心所見，只到門外，欲覓無上菩提，了不可得。云何無上菩提？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譯言無上正

等正覺，為修佛乘之極致。佛性即菩提種子，無有種子，如何結實？故最上一乘，以見佛性，為入門初步，須言下念念自見，始得入門。未入門之先，須將一切前塵虛妄法相、及四大、五陰、六塵、四相、見、聞、覺、知等，一齊打破，而後本心本性，始能識能見。何以故？本心本性，不生不滅，不來不去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故也。且一切時中，必須念念自見，一切萬法無掛無碍。既見本性是真，則一切無不是真。所謂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心性既真，萬境自如如不動。如如之心，即名真實。能如是見，即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只此數語，已將修多羅了義包括無遺。奈神秀不悟，祖囑再作一偈，數日不成。明此，則知頓漸優劣之不同矣。餘經文自明。

復兩日，有一童子於碓坊過，唱誦其偈，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。雖未蒙教授，早識大意。遂問童子曰：「誦者何偈？」童子曰：「爾這獦獠不知。大師言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欲得傳付衣法，令門人作偈來看，若悟大意，即付衣法為第六祖。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，大師令人皆誦。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；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」惠能曰：「我亦要誦此，結來生緣，同生佛地。上人！我此踏碓八箇餘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。」

童子引至偈前禮拜。惠能曰：「惠能不識字，請上人為讀。」時有江州別駕，姓張名日用，便高聲讀。惠能聞已，遂言：「亦有一偈，望別駕為書。」別駕言：「汝亦作偈，其事希有！」惠能向別駕言：「欲學無上菩提，不可輕於初學。下下人有上上智，上上人有沒意智。若輕人，即有無量無邊罪。」別駕言：「汝但誦偈，吾為汝書。汝若得法，先須度吾，勿忘此言。」惠能偈曰：

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臺；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」

此分說理能成事。大師一聞秀偈即知其不見自性，因亦呈心所見，作偈四句。兩兩對勘，則一在門外，一在門內，昭然若揭。偈意謂：大凡人世間所有一切萬法、無非名相。所謂一名、二相、三分別是也。離却名相，無法可得。菩提樹本來無有，不過假設此名，名為菩提樹。推之明鏡臺，亦復如是，不過假設此名，名為明鏡臺。我本來自性，清清淨淨，無一法可得，無一物可見。無形無相，試問何處有塵埃可惹乎？按六祖此偈，已將五蘊、六塵、十八界，及一切法相身心完全勘破，悟徹本來面目，得入門內，與秀大師所作，迥然不侔。秀師所作猶有身心存在，放不下、擺不脫。既為身心縛束，則生滅心生、菩提心息。一切時中均以意識為主，而不知內外一切法相皆是幻妄。故五祖云：

只到門外也。上人者、尊人謙己之詞。沒意智者、不用意識思想，即般若也。餘經文自明。

書此偈已，徒眾總驚，無不嗟訝；各相謂言：「奇哉！不得以貌取人！何得多時，使他肉身菩薩？」祖見眾人驚怪，恐人損害，遂將鞋擦了偈曰：「亦未見性。」眾以為然。次日祖潛至碓坊，見能腰石舂米，語曰：「求道之人，為法忘軀，當如是乎？」乃問曰：「米熟也未？」惠能曰：「米熟久矣！猶欠篩在。」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。惠能即會祖意，三鼓入室；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，為說金剛經，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惠能言下大悟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」。遂啓祖言：「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！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！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！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！何期自性能生萬法！」祖知悟本性，謂惠能曰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，天人師、佛。」三更受法，人盡不知，便傳頓教及衣鉢。云：「汝為第六代祖，善自護念，廣度有情，流布將來，無令斷絕！聽吾偈曰：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；無情亦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」

此分言事理雙顯。別駕代師書偈已，徒眾總驚，以肉身菩薩喚作獦獠傭役，安得不咋舌稱奇？五祖假說亦未見性，非掩眾人耳目，實護念師耳。汝舂之米已否成熟？師曰：米熟久矣，猶欠篩在。皆機鋒語。意謂：我已知修道大概，只是欠師指點。篩者、師也。五祖乃以杖擊碓三下而去。此何意耶？慮別人窺破，暗中謀害也。師會意，遂於三更人靜，潛入祖室。祖以袈裟遮圍，不令人見。此佛家神通妙用，有此袈裟遮圍，無異銅牆鐵壁。於是為師講說金剛經，至第十分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。師大悟。一切萬法，不離自性。若離自性，無法可得。遂言何期自性本來獨立、與萬法了不相應、無有對待！故曰：本自清淨。何期自性常不變易、萬劫圓明！故曰：本不生滅。何期自性含裹十方、萬法俱備！故曰：本自具足。何期自性常住寂靜、狀如虛空！故曰：本無動搖。何期自性變化無方、生生不已！故曰：能生萬法。五祖知其已認識本來，遂云：若不識本心、不見本性，學法了無益處。倘能識見自己心性，即名丈夫，為天人之師而稱佛矣。按大般涅槃經云：若人不明佛性，只名女人。雖女人，若見佛性，亦名丈夫。佛者、覺也。自覺覺他，故稱大丈夫。天人師、佛也。於是乃傳以頓教及心法衣鉢，為第六代祖。並囑善為護念自性三寶，勿使稍受污染。廣度一切有情眾生，勿令佛法斷絕。且說偈曰：「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」。者、言一切有情眾生悉有佛性。明此佛性，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。何以能明佛性而下

種子？須知因地法行，不生不滅，常住不易。因地既真，結果自然成熟也。「無情亦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」。者、言頑空之人不見自性。譬彼木石，既無性情，豈有佛種？已入斷滅，更何能生起一切善法耶？雖一偈四句，仍寓對法，真理密意隱示其中，讀者亟宜虛心體會。餘經文自明。

祖復曰：「昔達摩大師，初來此土，人未之信，故傳此衣以為信體，代代相承；法則以心傳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佛佛惟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。衣為爭端，止汝勿傳！若傳此衣，命如懸絲。汝須速去！恐人害汝。」惠能啓曰：「向甚處去？」祖云：「逢懷則止，遇會則藏。」

惠能三更領得衣鉢，云：「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得出江口？」五祖言：「汝不須憂，吾自送汝。」祖相送直至九江驛，祖令上船，五祖把艣自搖。惠能言：「請和尚坐，弟子合搖艣。」五祖云：「合是吾渡汝。」惠能云：「迷時師度，悟了自度；度名雖一，用處不同。惠能生在邊方，語音不正，蒙師付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」祖云：「如是！如是！以後佛法，由汝大行。汝去三年，吾方逝世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；不宜速說，佛法難起。」惠能辭違祖已，發足南行，兩月中間，至大庾嶺。五祖歸，數日不上堂。眾疑詣問曰：「和尚少病少惱否？」曰：「病即無，衣法已南矣！」問：「誰人傳授？」曰：「能者得之。」眾乃知焉。逐後數百人來，欲奪衣鉢。

此分言事理無碍。五祖既傳法已，復謂：昔日達摩尊者。初到東土，東土之人，不知信仰。後尊者涅槃時，付囑二祖慧可大師，並傳以袈裟法衣，表示信體。遞傳至師，共為六代。至於本體本心，則師師密付後，使其自悟自解。不特師弟如此，自古佛佛無不如此。傳衣所以表信，若法既周徧，可止而不傳。倘再傳此衣，則生命可慮。師曰：「向何處去？」五祖云：「逢懷則止；遇會則藏。」言有地名懷會者，當隱藏止住。是夜三更，將衣鉢付與，且送之至九江驛。（即今之九江府）。師弟既上船，五祖自搖艣。五祖云：「合是我渡汝。」渡者、度也。亦機鋒語。師答曰：「迷時師度，悟了自度。」言未聞法要之前，迷惑無智，則求師善度；既悟解法要，則當自度。且弟子生在邊方，語言不正，蒙師付以衣法，今後只宜自性自度。五祖曰：誠然！誠然！以後佛法將由汝大行於世矣。汝今努力南去，隨機待時，不宜速對人說，因佛法難起也。師辭別後，兩月之間。至南雄州大庾嶺。隨後已有數百人追逐而來，欲奪祖師所傳之衣鉢。

一僧俗姓陳名惠明，先是四品將軍，性行粗惡；極意參尋，為眾人先趁及惠能。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，曰：「此衣表信，可力爭耶？」能隱草莽中。惠明至，提掇不動，乃喚云：「行者！行者！我為法來，不為衣來。」惠能遂出，坐盤石上。惠明作禮云：「望行者為我說法。」惠能云：「汝既為法而來，可屏息諸緣，勿生一念，吾為汝說。」明良久，惠能曰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惠明言下大悟，復問云：「上來密語密意外，還更有密意否？」惠能云：「與汝說者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，密在汝邊。」明曰：「惠明雖在黃梅，實未省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今行者即惠明師也。」惠能曰：「汝若如是，吾與汝同師黃梅，善自護持。」明又問：「惠明今後向甚處去？」惠能曰：「逢袁則止，遇明則居。」明禮辭。明回至嶺下，謂趁眾曰：「向陟崔嵬，竟無蹤跡，當別道尋之，趁眾咸以為然。」（惠明後改道明，避師上字。）

此分言僧惠明獨先眾人躡足追尋，至大庾嶺，已及師。師乃將衣鉢擲石上，伏草莽以俟。且曰：此衣表示信體，甯可以暴力奪乎？未幾明至，提挈不動；知衣鉢於己無緣。乃呼曰：行者！行者！（因六祖此時尚未受戒，故稱行者。）我為大法而來，請為開示！師出坐石上，曰：汝當屏息萬緣，不生一念，吾為汝說明。良久，師曰：汝之自心正當不思善惡之時，那箇即是汝之本來面目。意謂一切凡夫，妄認緣慮為心，意識為主，殊不知心念一起，即屬妄覺，覺有、覺無，即名二法。如能息念忘慮，非善非惡，即本心也。故馬祖云：「心外無別佛，佛外無別心。」淨穢兩邊，俱不依怙，與此意同。那字讀去聲，若讀上聲，作誰字解，即大錯特錯。惠明聞言大悟，復問曰：除上說密語密意外、尚有密意否耶？師曰：吾所說法、本非是密。汝若能時時返觀內照，密即在汝之身邊矣。言吾傳汝此法，汝能牢記，自悟自修、自證自行、如洞山所謂：「直須心心不觸物、步步無處所。」常不間斷，稍得相應。故言密在汝邊，汝當善自護念，毋使退轉也。明曰：今蒙指示，如水之冷暖，飲者自知。又問：向何處去？師曰：逢袁則止；遇明則居。乃禮辭而去。回謂趁眾，極力遮攔。言當別道尋求，眾乃止。餘經文自明。

惠能後至曹溪，又被惡人尋逐，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，凡經一十五載，時與獵人隨宜說法。獵人常令守網，每見生命盡放之。每至飯時，以菜寄煮肉鍋；或問、則對曰：「但喫肉邊菜。」一日思惟：「時當宏法，不可終遯。」遂出至廣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。時有風吹幡動，有二僧論風旛義。

一僧曰：「風動」，一僧曰「旛動」，議論不已。惠能進曰：「不是風動，不是旛動，仁者心動。」一眾駭然。

印宗延至上席，徵詰奧義，見惠能言簡理當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「行者定非常人！久聞黃梅衣法南來，莫是行者否？」惠能曰：「不敢。」宗於是作禮，告請「傳來衣鉢、出示大眾。」宗復問曰：「黃梅付囑，如何指授？」惠能曰：「指授即無，惟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。」宗曰：「何不論禪定解脫？」惠能曰：「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」宗又問：「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」惠能曰：「法師講涅槃經，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：犯四重禁、作五逆罪、及一闡提等，當斷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，一者常，二者無常，佛性非常非無常，是故不斷，名為不二；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蘊之與界，凡夫見二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。」印宗聞說，歡喜合掌，言：「某甲講經，猶如瓦礫；仁者論義，猶如真金。」於是為惠能薙髮，願事為師。惠能遂於菩提樹下，開東山法門。

惠能於東山得法，辛苦受盡，命似懸絲。今日得與史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，莫非累劫之緣！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，同種善根，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聖所傳，不是惠能自智。願聞先聖教者，各令淨心，聞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代聖人無別。』一眾聞法，歡喜作禮而退。

此分言師返至曹溪，又被惡人驅逐，知機緣未到。乃至四會縣，避難獵人隊中，凡一十五年。與獵人向機說法，獵人常令守網，見生命盡行放捨。飯時，僅吃青菜。一日，思惟宣揚佛法時機已至，不可再藏，遂至廣州法性寺。即今城內光孝寺，菩提樹猶存。值印宗法師宣講涅槃，有兩僧論風旛何以相動，駁辯不已。師進曰：非風動亦非旛動，乃仁者心動。何以故？心不動，則不見一切萬法，有何風旛可言！此亦禪機也。印宗聞言深解義趣，乃延師至上席徵詢奧義。師言簡理當，不由文字。宗驚曰：某聞黃梅衣法久已南來，莫非即是行者？師曰不敢者、謙詞也。乃出衣鉢示眾。印宗又問：黃梅如何付囑指授？師曰：指授即無，惟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。宗曰：何以不論？師曰：為是二法。言禪定解脫，自性中皆無所有，故曰二法。佛法者、不二法也。又問何名為不二之法。師曰：法師講涅槃，此經闡明佛性，惟有一乘，無有二乘，所以為不二之法。譬如犯四重五逆及一闡提（失信根之人名一闡提）等，能否斷善根佛性？佛言善根有二：一者常，二者無常。佛性非常非無常，是故不斷，名為不二。言極惡

之人能回心向道，亦可成佛，故曰不斷。不特此也，以佛性而言，直無是、非、善、惡、內、外、來、去、動、靜、等相，故名不二。智者能了達自性無二，即是佛性。印宗聞說，乃歡喜合掌，歎未曾有。於是為師剃髮，禮拜為師。遂於法性寺，菩提樹下，開東山法門。今日與官紳僧尼道俗得會一堂，皆是過去生中同種善根，始得聞如上頓教，願聞了之後，各自除去疑心，與佛無二。四眾聞法歡喜，作禮而去。

般若品第二

般若者、譯言智慧，與愚迷相待立名，為三世諸佛之母。修佛乘者不知般若，如萬仞宮牆不得其門而入，雖有無量善巧方便示導如來性海，總由般若開悟，解脫蘊處界三，爾乃得見。若海之有航、津之有梁，舍此奚能自度？故立般若品第二。

次日，韋史君請益，師陞座告大眾曰：『總淨心念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！』復云：『善知識！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，只緣心迷不能自悟。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！當知愚人智人，佛性本無差別；只緣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吾今為說「摩訶般若波羅蜜」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。志心諦聽！

前品已將頓教法門直截了當說出；奈義理精微，不易領悟。此分接言次日韋史君再請大師開示，師乃陞座告眾曰：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密多。意謂汝等欲聞大法，須屏息諸緣，一心默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，方能領悟吾所說法要。總淨心三字，看似閒文，其實極關重要，不特修般若者宜如此，即不修者亦宜如此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凡夫不知衣裏明珠，皆由心意不淨，為妄念所覆耳。心非染法，云何不淨？以內緣外擾，甘受驅馳。如清淨止水，雜投塵土，混濁不清。若能斷其外擾，滅其內緣，則心體活潑，自在無礙，不淨自淨，尚何待於修乎！盡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菩提般若之智即由佛性而生。奈自無始刼來，為外境所迷，愈轉愈深，不特不見佛性，並本有菩提般若之智亦蒙昧不明。雖終日行而不自覺，必須假大善知識指示見性，遵而修行，即是智人。智愚之分，只在迷悟間耳。然則云何修習，得見佛性？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多法門，使汝等各得智慧，既得智慧，則見性不難矣。汝等宜各志心諦聽。

吾為汝說。善知識！世人終日口念般若，不識自性般若，猶如說食不飽。口但說空，萬刼不得見性，終無有益。善知識！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，此言大智慧到彼岸。此須心行，不在口

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電；口念心行，則心口相應，本性是佛，離性無別佛。

此分欲開示見性法門。先將一切凡夫及修行人心病揭破，然後再將佛性說出，即是我本有之自性，非從外得。離却自性，別無有佛可求。千聖所不便明言者，六祖吐露罄盡。所以者何？世人求佛法者非不多也，知般若之名及四大皆空，尤比比皆是。甚至參枯禪、看話頭、打機鋒、拜佛誦經，種種作為，到頭一無所成。此何故耶？皆由口說而心不行，縱使讀盡三藏，口若懸河，種種法名無不盡知；乃叩其實際，茫然不解，與說食不飽何異。甚者勦襲語錄，引證經論，高張壁壘，扇揚宗風，知見紛拏，詬病叢生，尤無裨於薰修。故知求佛乘者貴在心行，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電，何能成就。如口念心行，則心口相應，反身而誠，俯拾即是。何以故？本來自性，即是真佛。真佛不求，反外求別佛，不亦迷乎？矧本性之外，一切萬法全屬虛妄。世尊說法四十九年，所教者此也。一實二空，乃至五十五位妙菩提路，所欲明者此也。蓋除此之外，無有一法而能建立。有所說法，皆相說也；有所修行，皆徒勞也。故曰本性是佛，離性無別佛。如能明了自性是佛，直心修入，終證妙果，與十方佛無二無別。否則佛自佛，我自我，有何關涉，終如說食不飽。此二語為全經骨髓，凡所講演，無非闡發此二句之義。除此之外，無言可說，即說亦無關宏旨，最宜細心研求。

何名摩訶？摩訶是大。心量廣大，猶如虛空，無有邊畔，亦無方圓大小，亦非青黃赤白，亦無上下長短，亦無嗔無喜、無是無非、無善無惡、無有頭尾。諸佛剎土，盡同虛空。世人妙性本空，無有一法可得；自性真空，亦復如是。

善知識！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！第一莫著空！若空心靜坐，即著無記空。善知識！世界虛空，能含萬物色像；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源溪澗，草木叢林，惡人善人，惡法善法，天堂地獄，一切大海，須彌諸山，總在空中。世人性空，亦復如是。

善知識！自性能含萬法是大，萬法在諸人性中。若見一切人「惡之與善」，盡皆不取不捨，亦不染著，心如虛空，名之為大；故曰摩訶。善知識！迷人口說，智者心行。又有迷人，空心靜坐，百無所思，自稱為大；此一輩人，不可與語，為邪見故。

善知識！心量廣大，遍周法界。用即了了分明，應用便知一切。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去來自由，心體無滯，即是般若。

善知識！一切般若智，皆從自性而生，不從外入，莫錯用意！名為真性自用，一真一切真。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，口莫終日

說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！恰似凡人自稱國王，終不可得。非吾弟子！

此分說明人之本性，無形無相，含裹十方，無可比擬，惟有虛空差可為喻。因虛空無量無邊，無大小方圓、青黃赤白、上下長短、頭尾背面，亦無瞋、喜、是、非、善、惡，萬劫常存，無有能破壞者。人之自性亦復如是，空空蕩蕩，雖大無不包，細無不舉，然實無一法可得，故名為真空。但不善體會之人聞師說空，便著在空上，百物不思，兀然靜坐，自以為空，不知此乃無記空耳。著空之人不特無成，結果變為木石之類，是為大錯。故師特戒之曰：第一莫著空，若空心靜坐，即著無記空。然則何謂真空與頑空耶？此中大有分別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所謂真空者，如虛空之中，能含萬物色像，上而日月星宿，下而泉源溪澗；巨而山河大地，細而草木叢林。乃至惡人善人，惡法善法，天堂地獄，一切大海須彌諸山，總在空中。而實不黏不脫，常住不變；人之自性真空，亦復如是。一切萬法皆由自性出生，萬法在諸人性中，亦如大地山河在虛空之中。虛空之中不黏一切萬物，自性之中亦不黏一切萬法。若見人之善惡，不取不捨，亦不染著，即是心量恢廓，名之為大，故曰摩訶。復次，自性真空與虛無頑空判然不同者，虛空無覺，故稱頑空；自性有覺，故名真空。云何真空？但空其名，非空其實；只空其相，非空其體。真空不空，不空真空，是名第一義空。若空心靜坐之人，百無所思，口雖說空，實不知真空之理。已入斷滅之境，不化木石，尚須即早回頭，否則難以倖免，況成道乎？蓋迷悶罔覺，失自元常，與真空之自在活潑，無掛無碍，心如太虛，廓然無聖者異矣。故曰：著空之人不可與語，為邪見太深，難以挽救故也。若大智利根人，知真空妙理，則不如此。雖心量廣大，徧周法界，然當運用真如之時，自然了了可見，不為物轉，萬法於自性中現，莫能遁形。一切即一者，萬法不離自性也，一即一切者，自性能含萬法也。知此，則心體無滯，去來自由而名般若矣。且般若之智，由自性而生，非從外入，莫錯用意，誤頑空為真空，是則名為真性自用。一真一切真，凡所施為，皆是真實，毫無虛假，一切時中，自性自如，即如如佛矣。心量大事者，慈悲喜捨，宏法度生之事也。不行小道者，人法偏執，鹿羊等機也。修道之人，終日說空，而不修聖行，何異窶人？自稱國王，終非吾之弟子也。總之，能明佛性，即真空，即妙有，即真如，即佛用；不明佛性，即頑空，即斷滅，即邪見，即凡夫。經中兩兩對勘，剖析分明，切勿錯會師意，自誤誤人。

善知識！何名般若？般若者，唐言智慧也。一切處所，一切時中，念念不愚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愚即般若絕，一念智即般若生。世人愚迷，不見般若。口說般若，心中常愚。常自言我修般若；念念說空，不識真空。般若無形相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。

此分言般若雖由佛性而生，然欲求見性，非先修般若不可。何謂般若？譯言智慧。一切處所者，在家出家，不論處何境地也。一切時中者，行住坐臥，四威儀中也。念念不愚者，遠離一切塵勞妄想也。常行智慧者，念念自性自見也。若能如此，即是修行般若。所以要念念如此者，以自性變化甚多，難得易失，難明易晦。即已見性之人，一念偶迷，般若即絕。未見性之人，一念於智，般若即生。一念者，念茲在茲，非偶然一念之謂，其間不容髮如此。乃世人愚迷，不見般若真實妙用，口雖常說我修般若，而心中常愚，實不知般若為何物。念念說空，究不知真空作何境，雖坐破蒲團，老死山林，終無有益。皆由不知般若實際，無形無相，即智慧心是也。云何慧心？即念念之中，遠離塵垢，自性自見之義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為般若智矣。

何名波羅蜜？此是西國語，唐言到彼岸，解義離生滅。著境生滅起，如水有波浪，即名為此岸；離境無生滅，如水常通流，即名為彼岸；故號波羅蜜。善知識！迷人口念，當念之時，有妄有非。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。不修，即凡；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善知識！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後念悟即佛；前念著境即煩惱，後念離境即菩提。善知識！摩訶般若波羅蜜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；無住無往亦無來，三世諸佛從中出。當用大智慧，打破五蘊煩惱塵勞。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變三毒為戒定慧。

善知識！我此法門，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。何以故？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。若無塵勞，智慧常現，不離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無念。無憶無著，不起誑妄，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觀照，於一切法不取不捨，即是見性成佛道。

此分應分三節讀。初言到彼岸之實義，中言凡夫即佛，末言智慧觀照。已將修行般若，得見佛性，徹始徹終工夫，及真空實相之妙理，和盤托出。不啻活畫一箇三身自性佛於字裏行間，讀此而不見性者，必葉公好龍者也。蓋佛藏經典雖多，固以闡發佛性為第一義諦，然皆烘雲托月，不著邊際。獨此經句句金鍼，字字藥石，處處示導見性之法，至矣！盡矣！宜乎曹溪法乳，千子齊注，而得道者如林也。間嘗謂此經為三藏鎖鑰，作佛梯航。今觀

經文，一則曰：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再則曰：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。三則曰：不敢不捨，即是見性成佛道。豈不信乎！前分已將摩訶般若詳示，此分乃開示波羅蜜之實義。云何名為波羅蜜耶？此是西域語，唐譯到彼岸，彼岸亦是喻言。譬如江海，非舟楫莫渡，已到彼岸，舟楫可捨。一切凡夫，欲度煩惱苦海，生死大河，非佛法莫渡。佛法惟何？即摩訶般若是也。迷即此岸，覺即彼岸，已到覺岸，覺亦無名，所謂到岸不須船，法尚應該捨却，何况非法也。然未到彼岸之前，應作逆流之行；逆流者；遠離六塵，解脫生滅之謂。蓋一切塵勞煩惱，皆由因緣和合，妄有生滅，根塵相觸，為境所牽。如水之有波浪，前簸後湧，把舵不定，即名此岸。若能了知一切境界，如幻如化，毫不為動，於境離境，即無生滅。如水之常常通流，東通西達，四無滯碍，即名為彼岸，故號波羅蜜。若但口念，當念之時，心生虛妄，忽彼忽此，自是人迷，何關法事！若躬行實踐，不尚口頭，念茲在茲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名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名般若行。隨其所作，處處得名，不修即凡者，即口念而心不行之類。一念修行者，即一心不二，念念相續之類。若能如此修行，則自身等佛。云何等佛？心、佛、眾生本無差別。佛之地位雖高，亦可階而至也，如不修行，縱經萬劫，終是凡夫。所以者何？凡夫與佛，名雖不同，佛性毫無差別，過去諸佛，在初亦是凡夫。現在凡夫，從今日起，修至成就菩提，即是未來佛。云何煩惱即菩提？煩惱菩提，名雖有二，然同出自性則一。何以故？從前種種愚迷，即是凡夫；後來念念覺悟，即是佛。前念著境，塵勞紛起，即是煩惱；後念離境，生滅已盡，無復煩惱，即是菩提。只在方寸中，著境離境，一轉移間耳。若能明此，則知摩訶般若波羅蜜，是最尊最上最第一法門，遵之而修，可以見性明心，識自元常，無住無往亦無來，即名如來矣。不但此也，三世諸佛皆從此中修證而成，可不勉乎！總之，修佛乘者，當用大智慧打破塵勞煩惱，定成佛道。何以故？以其能變貪恚痴三毒為戒定慧三決定也。且此法門，從一般若，變八萬四千塵勞為八萬四千智慧，塵勞不起，智慧常現。一切動靜行為不離自性，即是無念無憶無著。無念者、一切善法惡法，心不染著也。無憶者、過去種種，並將為空也。無著者、當境現前，不生分別也。一切時中不起誑妄之心，但用自真如本性，以般若智觀照內外諸法，均不取不捨，使本心常住，即是見性，修到如如不動，即佛道成矣。

善知識！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，須修般若行，持誦金剛般若經，即得見性。當知此經功德，無量無邊；經中分明讚歎，莫能具說。此法門是最上乘，為大智人說，為上根人說。

小根小智人聞，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，城邑聚落，悉皆漂流，如漂棗葉。若雨大海，不增不減。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聞說金剛經，心開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常觀照故，不假文字。譬如雨水，不從天有，元是龍能興致，令一切眾生、一切草木、有情無情、悉皆蒙潤。百川眾流，却入大海，合為一體；眾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復如是。

善知識！小根之人聞此頓教，猶如草木，根性小者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長。小根之人，亦復如是。元有般若之智，與大智人更無差別，因何聞法不自開悟？緣邪見障重，煩惱根深，猶如大雲覆蓋於日，不得風吹，日光不現。般若之智亦無大小，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。迷心外見，修行覓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開悟頓教，不執外修，但於自心常起正見，煩惱塵勞常不能染，即是見性。善知識！內外不住，去來自由，能除執心，通達無碍。能修此行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。

此分經文自明甚深法界即如來性海。三昧、譯言正受，亦名正定。言欲入如來性海常住不遷者，須照前說修行般若，持誦金剛般若經，即得見性。因此經功德無量無邊，經中分明讚歎，莫能具說。但此見性法門是最上上乘，大智上根人聞之剎那即可開悟。若小根小智人聞之，不但不悟，反心生不信。何以故？譬如大雨，城邑漂流，四處水災，若雨大海，毫無增減。大根上智聞說金剛經，心開悟解，了知般若智慧由自性而生。即以己之智慧，常常觀照自性，不假文字，即可一直修入，與如來性海合為一體。猶之天龍興致雲雨，一切眾生、有情無情悉皆蒙潤；及百川歸海，仍復合為一體，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。小根之人聞此頓教，猶如弱小草木驟遭大雨，根株盡拔。何以故？因其根小不堅固也。雖然，小根之人與大根不同，原有般若之智並無差別，何以小根之人聞此頓教不能開悟？皆由邪見障重、煩惱根深，為所覆蔽，隱而不現耳！譬如陰雲遮日，不得風吹，日光不現。般若之智本無大小根器之別，只緣一切眾生迷悟不同，故有愚智之分。云何為迷？由心目外見，口念彌陀，硬說要到靈山始得見佛，不知自己本心本性即是真正活佛，故謂之小根。若開悟頓教之人，則不執著外修，但時時刻刻於自心內常起正見，遠離一切煩惱塵勞，常不污染，即是見性。如能內外不住，去來自由，除却種種執心，自然通達無碍。如此修行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。何以故？般若經亦是教人見性，破除四相及一切執著耳。

善知識！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，大小二乘，十二部經，皆因人置。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。若無世人，一切萬法本自不有。故知：萬法本自人興；一切經書，因人說有。緣其人中有愚有智，愚為小人，智為大人。愚者問於智人，智者與愚人說法。愚人忽悟解心開，即與智人無別。善知識！不悟，即佛是眾生；一念悟時，眾生是佛。故知萬法盡在自心。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？

此分言修多羅者，即佛說了義經也。大小二乘者，佛初時說有，中時說無，即二乘也，故謂之小。後說非有非無，即一乘也，故謂之大。十二部經，即方等也。言不但金剛經，即三藏經論亦因人置。所以然者，以人有智慧性，方能建立一切法門。若無世人，一切萬法本自不有，況經典乎？是知一切萬法本自人興，一切經書因人說有；但人有智愚大小之別。小人者、細小之謂，非君子之對相。大人者、能明佛法之謂，非階級之尊稱。若愚者能問智人，智人為之說法，悟解心開，即與智人無別。何以故？不悟則佛是眾生，悟則眾生是佛，若知自性無二，即知心佛平等，只悟與不悟之分耳。由是言之，萬法盡在自心，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！自心者、自己本心，真如本性，即自性也。世人誤以攀緣心為本心，所以累劫不能見性，讀是經者宜細辨之。

菩薩戒經云：「我本元自性清淨。」若識自心見性，皆成佛道。淨名經云：「即時豁然還得本心。」善知識！我於忍和尚處，一聞言下便悟，頓見真如本性。是以將此教法流行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，各自觀心，自見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須覓大善知識——解最上乘法者，直示正路。是善知識有大因緣，所謂「化導令得見性」，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。三世諸佛，十二部經，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；不能自悟，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；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自心內有知識自悟。若起邪迷，妄念顛倒，外善知識雖有教授，救不可得。若起正真般若觀照，一剎那間，妄念俱滅；若識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

此分恐人不知信，特引菩薩戒經云：「我本元自性清淨，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皆成佛道。」又淨名經云：「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。」皆為見性明證；並將大師在黃梅聞法，言下便悟，頓見真如本性之事再說一遍。因大師言下頓悟，逮證三十三代祖位，不忍隱匿，特將自世尊以來，所傳頓教法門流傳世間，俾一切學道之人頓悟菩提，亦如大師無異，此則大師傳教之心也。云何頓悟？無非令自觀心，觀之既久，自然得見本性。若仍不悟，須覓大善知識、解最上乘法者指示正路。何以故？是善知識有大因

緣，能化導眾生，令得見性。一切善巧方便，惟善知識能發起故。（大善知識指佛、菩薩及見性者而言）要知三世諸佛十二部經，皆由本性中發出，故曰在人性中本自具有，但凡夫不悟，須求大善知識指示，方能悟見。若己自悟者，則不假外求，可以自性自度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矣。乃有一等人，專望善知識為之解脫，此真迷人！何以故？萬法惟心，自心內有知識自悟，所謂思之思之，神明通之。若自心邪迷，妄念顛倒，雖外有善知識亦無法可救。何則？心病還將心藥醫，他人不過指示治之之法耳。若自了悟，但起正真般若觀照，一剎那間妄念俱滅。正真般若云者，即本性中所生之智慧，慎毋以意識知見誤作般若，則千差萬差萬劫不得見性矣！倘若認識自性，則一悟即至佛地。云何一悟即至佛地？圓覺經所謂：「如來本起清淨，因地法行。」即此義也。前後反復叮嚀，總教人要認識自性。誠以認識自性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，佛陀地位可進修而至，否則指東說西，無非泡影，參禪打坐，全屬口頭，終是徒勞無益耳。

善知識！智慧觀照，內外明徹，識自本心。若識本心，即本解脫。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，般若三昧即是無念。何名無念？若見一切法，心不染著，是為無念。用即遍一切處，亦不著一切處；但淨本心，使六識出六門，於六塵中無染無雜，來去自由，通用無滯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脫，名無念行。若百物不思，當令念絕；即是法縛，即名邊見。善知識！悟無念法者，萬法盡通；悟無念法者，見諸佛境界；悟無念法者，至佛地位。

此分言智慧觀照，即以般若智反觀內照也。內外明徹，即內外法塵掃除淨盡也。如此修行，即可識自本心。若識本心，即根本解脫。若得解脫，即是般若三昧。般若三昧，即是無念。何名無念？若見一切法，或善或惡，乃至欺侮毀譽，並視為空，心不染著，自然性體清淨，是為無念。但非百無所思，空心靜坐，如枯木頑石，以為無念，則錯之甚矣！不知般若無念乃自然而然，非由強勉。故當運用之時，即遍一切處，所謂隨緣不變也。雖遍一切處，而亦不著一切處，所謂不變隨緣也。能如此用，即是自性真如用。但淨本心，使六識出六門，於六塵中，無染無雜，來去自由，通用無滯，用而不用，不用而用，身動而心不動，雖終日行何妨！如此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脫，名真無念行也。若百物不思，當令念絕，念絕即死。云何念絕即死？因一切眾生依妄念而住，念絕，故生命亦絕，可不慎哉！乃愚人不悟，猶曰我能斷念，不知此乃法縛，即名邊見，又名邪見，切宜自戒。若悟般若三昧正真無念法者，方能萬法盡通，見諸佛境界，乃至證佛地

位。所以者何？過去現在未來諸佛，無一不由此無念法門而成正等正覺也。

善知識！後代得吾法者，將此頓教法門，於同見同行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，終身而不退者，定入聖位。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，不得匿其正法。若不同見同行，在別法中，不得傳付，損彼前人，究竟無益。恐愚人不解，謗此法門，百劫千生，斷佛種性。善知識！吾有一「無相頌」各須誦取，在家出家，但依此修。若不自修，惟記吾言，亦無有益。

此分總結上文。大師一生施教精神皆載此經；謂之法寶，言吾滅度之後，盡未來際，若有學者得此頓教法門，只可傳於同見同行。同見同行者，即發菩提心修般若行之類。既發願受持，當如事佛然，盡此形壽永無退轉是也。但欲入聖位說法度生時，必須依法傳授於同見同行之人。蓋大道無私，從上以來，佛佛默傳分付，故不得匿其正法也。苟遇不同見同行，或在別法中人，則不得傳付，損彼前人，究竟兩無所益。且恐愚人不解此法門，反生毀謗，百劫千生斷佛種性，是欲度其脫離苦海而反擠之墜落無間矣！吾今有一無相頌，各須誦取，在家出家但依之修行，均可成道；若不自修，惟記吾言，是口頭禪，終無進益耳。

聽吾頌曰：

「說通及心通，如日處虛空；唯傳見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。
法即無頓漸，迷悟有遲疾；只此見性門，愚人不可悉。
說即雖萬般，合理還歸一；煩惱暗宅中，常須生慧日。
邪來煩惱至，正來煩惱除；邪正俱不用，清淨至無餘。
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；淨心在妄中，但正無三障。
世人若修道，一切盡不妨；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。
色類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惱；離道別覓道，終身不見道。
波波度一生，到頭還自懊；欲得見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
自若無道心，闇行不見道；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。
若見他人非，自非却是左；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過。
但自却非心，打除煩惱破；憎愛不關心，長伸兩腳臥。
欲擬化他人，自須有方便；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性現。
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；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
正見名出世，邪見名世間；邪正盡打却，菩提性宛然。
此頌是頓教，亦名大法船；迷聞經累劫，悟則剎那間。」』

此頌「說通及心通，如日處虛空」者，按楞伽經言，諸佛有二種通：一者說通，即辯才無碍，能應眾生根器說法是也。二者宗通，即明自性宗，傳佛心印是也。此二皆高不可及，故曰如日處虛空也。「惟傳見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」者，只此見性法門如果出

世，即可以破誤解上說二通之邪宗也。但法無頓漸而有頓漸之名者，以迷悟有遲疾故耳。然此見性法門凡夫多不明悉，不知說法雖有萬般，而殊途同歸，理仍是一。且見性法門亦非難事，只須於五蘊煩惱暗宅身中之時，常生智慧燭照，即是正法。何以故？因邪見一起，煩惱即至；正念一生，煩惱即除耳。若能修到邪正二俱遣除，則心地清淨湛如止水矣！故曰無餘也。又菩提心本是一，起心即妄；雖起妄心，但淨心却在妄中，能起正見，一切不著，即無煩惱業報三障矣。世人修道，在家出家，一切不妨，惟須常見自己過惡，莫說他人是非，即與聖道相應。色類眾生無不可修，不相妨惱。但不修自性，別修他法，即是離道覓道，終身不得見道。奔奔波波，枉度一生，到頭還是自懊。不知欲見真道，只須念正行正，即是正道。自無道心，走入旁門邪徑，闇不見道，與盲人夜行何異！若真修道之人，第一不見世間過惡，第二不見他人是非；即使他人說長道短，自是他過，於己無干。若自己亦起是非之心，即是自己罪過，但將此種非心除却，則煩惱即隨之打破，任他是是非非，憎愛兩不關心。世人好談是非成為通病，謂與道無關，殊不知是非即二法，二法即邊見。是非起則憎愛生，憎愛生則一切煩惱隨之增長，尚修何道？故欲破煩惱必先除憎愛；欲除憎愛，必先置是非於度外。能不起是非，即入不二法門，所關者重，安可忽乎哉！欲擬度他人，自須善巧方便，不令彼有疑，即是自性現者。自度度他，胥賴自性，說者聞者，了然徹悟。所以者何？因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明即出世，無明即世間，總要以覺為貴。若離却世間，別求菩提，是猶求兔之角也。須知常生正見即名出世，若起邪見即名世間。能將邪見正見盡行破除，則菩提之性自宛然顯現於前矣。以上所言已將頓教法門說得極其明了，遵之而修，不但自度，兼可度他，故名為大法船，可乘之以渡生死大海也。總而言之，迷不自省，雖聞經累劫亦不見性，若能反躬自修，則剎那之間即可了悟見性而證菩提矣。此所以謂之頓教，又謂之教外別傳，皆指以心傳心，剎那即悟之義。故師特戒眾曰：「若不自修，惟記吾言，亦無有益。」諒哉言乎！

師復曰：『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，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。』時，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，無不省悟。一時作禮，皆歎：『善哉！何期嶺南有佛出世！』

此分言師於大梵寺說此頓教，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者，所謂不度盡眾生，誓不成佛，真大慈大悲者也。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，無不豁然省悟，各見本來面目，皆歎言…善哉！何

期嶺南荒遠之地有活佛出世，使我等躬聞訓誨，俱各悟入，未來際得見聞讀誦此經者可以興矣！

疑問品第三

何名為疑問？大凡一切眾生皆由五陰作主，覆蓋真如，自性不得顯現，誤認內外一切法相名為真實。師將眾人心中疑團完全解除，獨標真常不二之理，故立疑問品第三。

一日，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。齋訖，刺史請師陞座，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，問曰：『弟子聞和尚說法，實不可思議。今有少疑，願大慈悲，特為解說。』師曰：『有疑即問，吾當為說。』韋公曰：『和尚所說，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？』師曰：『是。』公曰：『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，帝問云：「朕一生造寺度僧，布施設齋，有何功德？」達磨言：「實無功德。」弟子未達此理，願和尚為說。』師曰：『實無功德。勿疑先聖之言！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；造寺度僧，布施設齋，名為求福，不可將福便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。』師又曰：『見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；念念無滯，常見本性，真實妙用，名為功德。內心謙下是功，外行於禮是德；自性建立萬法是功，心體離念是德；不離自性是功，應用無染是德。若覓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輕，常行普敬。心常輕人，吾我不斷，即自無功；自性虛妄不實，即自無德；為吾我自大，常輕一切故。善知識！念念無間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；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善知識！功德須自性內見，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。是以福德與功德別，武帝不識真理，非我祖師有過。』

此分言有一日韋刺史設大會齋師，齋訖，復請師陞座說法。刺史問曰：弟子聞和尚所說之法妙難思議，今弟子少有疑惑懇慈悲為弟子解說。師曰：有疑即問，吾當為說。韋曰：和尚所說是否與達摩大師宗旨符合？師曰：然！刺史復曰：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。帝曰朕一生造寺度僧，隨時布施，請問有何功德？達摩云實無功德等語，弟子至今未明此理。何以布施造寺度僧，謂無功德？願和尚解釋疑團。師曰：武帝所行實無功德可言。何以故？武帝不知自修佛法，此等造寺度僧不過求福報耳！汝切勿疑先聖達摩之言。蓋求福報，與功德不同。福者、施捨一切，將來必獲福報，故曰求福。功德在法身中，豈求福之人可比。所以一切修行人能自己見性是功；心行平等，毫無差別是德。念念不為諸法所縛束，常見自己本性真實妙用，即名為功德也。不但如此，推

而言之，自己內心謙下於人即名為功；外對一切人不失禮貌，即名為德。自性能建立一切法門為功，心性能離妄念名德。時時刻刻心不離性是功；應用萬法而不為萬法所染是德。依此作用，即是真功德也。且修功德之人常存忍辱之心，不敢輕慢於人。若心常輕人，即著我相，己即無功；自性一起虛妄，己即無德。且修行之人念念自性自見是功，心如直弦是德。修身修性，須在法身中尋覓，不是布施供養之事。所以福德與功德別，武帝當日不識真理，非我達摩祖師有過處也。

刺史又問曰：『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，願生西方。請和尚說，得生彼否？願為破疑！』師言：『使君善聽！惠能與說。世尊在舍衛城中，說西方引化經文，分明去此不遠。若論相說里數，有十萬八千，即身中十惡八邪，便是說遠。說遠為其下根，說近為其上智；人有兩種，法無兩般。迷悟有殊，見有遲疾。迷人念佛求生於彼，悟人自淨其心，所以佛言「隨其心淨即佛土淨」。使君東方人，但心淨即無罪；雖西方人，心不淨亦有愆。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識身中淨土，願東願西；悟人在處一般。所以佛言「隨所住處恆安樂」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遙。若懷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難到。今勸善知識，先除十惡，即行十萬；後除八邪，乃過八千；念念見性，常行平直，到如彈指，便覩彌陀。使君但行十善，何須更願往生？不斷十惡之心，何佛即來迎請？若悟無生頓法，見西方只在剎那；不悟，念佛求生，路遙如何得達？惠能與諸人移西方如剎那間、目前便見。各願見否？』眾皆頂禮云：『若此處見，何須更願往生？願和尚慈悲，便現西方，普令得見。』

此分言韋刺史又問：弟子常見一切僧俗願生西方，專念阿彌陀佛，不知得生與否？願和尚再為破疑。師曰：使君善聽！（使君者言奉使而來之官吏，故稱使君。）昔釋迦牟尼世尊在舍衛城說阿彌陀經，言西方去此不遠。若說其相，則里數有十萬八千，譬如人身之有十惡八邪。可是言遠者，為下根人說也；言近者，為上智人說也。凡人雖有智愚，佛法則無二般。何以故？迷悟不同，見解各殊。迷人則念佛求生，智人則自淨其意，所以佛言心淨即佛土淨也。使君本東方人，如果能使此心時常清淨，不受一切污染，即屬無罪。假設西方之人心若不淨，亦有過惡，試問與東土人何異？不但如此，東土人造罪，念佛願生西方。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國？此數句真破的之語，一針見血。六祖之說西方，係指天竺印土諸國人而言，非指極樂世界之賢聖言也。按阿彌陀經，佛說：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阿彌陀佛，執持名號，

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、若四日、若五日、若六日、若七日，一心不亂，其人臨命終時，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。是人終時，心不顛倒，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。」全經綱要，在一心不亂。人能一心不亂，非平時修養與見性不可。若不見自性之人，念念生住異滅，一日曷止千萬億心。韋刺史係東方俗人，故六祖即引西方俗人以破其疑，非引極樂世界之法身大士以破其疑。蓋六祖當說法之日，雖得妙道，未入涅槃；引俗針俗，真理自顯。乃解者一則曰六祖不深求教相；再則曰六祖雖很，決定罵不著。一若六祖說法，深貶淨土，誤之甚矣！殊不知六祖之引西方凡俗，正是推尊淨土，與佛說一心不亂，若合符節，豈凡愚管窺之見所能妄測乎？繼又申言曰：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識身中淨土，所以願東願西。智人則了悟一切皆空，無所取捨，故恆得安樂。況心地有善惡之別，心地不善，則枉自念佛。心地若善，即是淨土，能自除身中十惡八邪，念念見性，則不必往生而彌陀可見矣。若不斷十惡八邪，何佛前來迎請？至哉師言！人能遵之而修，先斷十惡八邪，則靈山只在心頭，剎那便到。若口是心非，佛雖欲迎請，亦勢所不能。有志大乘者，曷不於此經熟讀而善思之？不必與師同往，終有得覩彌陀之一日也。餘經文自明。

師言：『大眾！世人自色身是城，眼耳鼻舌是門。外有五門，內有意門。心是地，性是王；王居心地上。性在王在，性去王無。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壞。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！自性迷即是眾生，自性覺即是佛。慈悲即是觀音，喜捨名為勢至。能淨即釋迦，平直即彌陀。人我是須彌，邪心是海水，煩惱是波浪，毒害是惡龍，虛妄是鬼神，塵勞是魚鼈，貪瞋是地獄，愚痴是畜生。善知識！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；除人我，須彌倒；去邪心，海水竭；煩惱無，波浪滅；毒害忘，魚龍絕。自心地上覺性如來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門清淨，能破六欲諸天。自性內照，三毒即除；地獄等罪，一時消滅。內外明徹，不異西方。不作此修，如何到彼？』

大眾聞說，了然見性。悉皆禮拜，俱歎：『善哉！』唱言：『普願法界眾生，聞者一時悟解。』師言：『善知識！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，在家能行，如東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惡。但心清淨，即是自性西方。』韋公又問：『在家如何修行？願為教授。』師言：『吾與大眾作無相頌，但依此修，常與吾同處無別。若不作此修，剃髮出家，於道何益？』頌曰：

『心平何勞持戒？行直何用修禪？恩則親養父母，義則上下相憐；

讓則尊卑和睦，忍則眾惡無喧。若能鑽木取火，淤泥定生紅蓮。

苦口的是良藥，逆耳必是忠言。改過必生智慧，護短心內非賢。

日用常行饒益，成道非由施錢。菩提只向心覓，何勞向外求玄？

聽說依此修行，天堂只在目前。』

師復曰：『善知識！總須依偈修行，見取自性，直成佛道！法不相待。眾人且散，吾歸曹溪。眾若有疑，却來相問。』時，刺史官僚，在會善男信女，各得開悟，信受奉行。

此分言六祖將心淨即佛土淨之真理完全揭出，以祛四眾之疑。故曰：汝等大眾諦聽！一切世人，自己色身譬如是城；眼耳鼻舌譬如四門；外有五門，即眼耳鼻舌身；內有意門，即是妄覺。心是地，性是王。言性為心之主宰，心為性所統率。故楞嚴經云：「縱令虛空亦有名貌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！」性一切心而自無體，可與此互證。王在，則身心俱存；王去，則身心俱壞。修佛者修其自性，而不可性外別求。所以性迷即是眾生，性覺即是佛祖，能憫念眾生，即是觀音，歡喜施捨即是勢至。清淨無染即名釋迦，心行平直即是彌陀。人我是須彌，言其障也。邪心是海水，言其險也。煩惱是波浪，言其起伏不常也。毒害是惡龍，言其殘酷無忌也。虛妄是鬼神，言其惝恍無憑也。塵勞是魚鼈，言其變化無方也。貪瞋是地獄，言其惡報自招也。愚痴是畜生，言其苦果自受也。以上言佛與眾生皆由心造，人能常行十善，則天堂便可即到。所有人我邪心煩惱毒害等等，完全消滅，則三惡道自然除却矣。自己覺性如來，照破內外一切虛妄法相，則各種惡業即冰消瓦解，自身等佛，何異彌陀。眾人聞說，各各了然見性，合掌讚歎曰：普願法界眾生聞者皆得悟解，同成佛道。師復云：汝等若如修行，雖在家亦可，不必出家。但自心清淨，即是西方。刺史又問：在家如何修法？請師指示。師云：吾說無相頌，汝等但依此頌修行，即與吾同在一處無別。不然，雖出家亦無益也。頌曰：心平何勞持戒，言自心對於一切眾生平等不生差別，再毋庸持戒。行事若能正直，則不用修禪。對於父母，則時思報恩。對於上下，則互相憐恤。推之尊卑，則須和睦；眾惡則須忍耐。譬如木能生火，鑽木則火自然而出；淤泥內可種蓮花，而蓮花則出泥不染。苦口之味，必是良藥；逆耳之言，必是忠告。改過遷善，則般若即生；怙惡不悛，則愚痴覆蓋。倘日用常能省覺，自行饒益，不必施錢，亦可成道證果。所以菩提只向心中尋覓，不必向身外推求。汝等聽說，依此頌修行，天堂即在目

前矣。師又曰：法不相待，吾回曹溪，若有疑再來相問。時在會諸人皆歡喜奉行焉。

定慧品第四

佛性本來常定，一切凡夫為塵境所迷，向外馳求，心猿意馬，終日不定。如前所說，既知般若觀照之法毫無疑惑，言下反照，即見自性。常住不動，不待作為，故立定慧品第四。

師示眾云：『善知識！我此法門，以定慧為本。大眾勿迷言「定慧別」！定慧一體，不是二。定是慧體，慧是定用；即慧之時定在慧，即定之時慧在定。若識此義，即是定慧等學。諸學道人！莫言「先定發慧、先慧發定」各別！作此見者，法有二相。口說善語，心中不善；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。若心口俱善，內外一如，定慧即等。自悟修行，不在於諍；若諍先後，即同迷人。不斷勝負，却增「我法」，不離四相。

善知識！定慧猶如何等？猶如燈光。有燈即光，無燈即暗；燈是光之體，光是燈之用；名雖有二，體本同一。此定慧法，亦復如是。』

此分為破一切凡夫邊見，謂因戒生定，由定發慧。二語雖出佛經，因人誤解，不了經旨，以為定慧係二事。且所解定為定心，慧為作用。於是強制其心使不動念，或空其心百無所思，或以後念止前念，種種造作不一而足，謂為定慧，全屬二乘見解，羊鹿等機。然則何謂一乘？必如大師所說：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，定慧一體不是二。何以故？因定是慧體，慧是定用，體用如如，方名為道。此理微妙，見性自然了了。蓋當慧照之時，定在慧中，一絲不定，即慧照未臻微密。處定之時，慧在定中，一念不照，即定力未臻堅固。互為體用，豈可強自分別？若識此義，即是定慧等持之學。學道者切莫謂先要修定，由定發慧，使定慧各別。若作此解，則法有二相，口說善語，心却不善，空有定慧之名。實則定慧不等，定慧若等，即是心口如一，如佛之不二語、不異語、不誑語、不妄語是也。自悟修行即是智人，不在口諍；若徒口諍，說先說後，即同迷人。不斷勝負，反增我執，難離四相矣！且定慧譬如燈光，有燈即光，無燈即暗；燈與光非一非異，燈者光之體，而光則燈之用也。名雖有二，本實一體，此係修行中實在工夫，宜細細體認。

師示眾云：『善知識！一行三昧者，於一切處行住坐臥、常行一直心是也。如淨名經云：「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淨土。」莫：心行諂曲、口但說直！口說一行三昧、不行直心！但行直

心，於一切法勿有執著！迷人著法相，執一行三昧，直言「坐不動、妄不起心、即是一行三昧。」作此解者，即同無情，却是障道因緣。』

此分教學人修行須用直心。云何直心？即上文所說心口如一，不誑不妄，此在平時人人皆可自驗。譬如乍見孺子入井，惻隱之心油然而生，不分親疏亦必援手，即最初一念直心也。迨至轉念，或慮危及自身，或以為怨家而置之，轉念即曲心也。故大師舉以示眾，能於一切處所，行住坐臥，常行一直心者，名為一行三昧。恐人不知信，更舉淨名經之言為證。可見修行之人直心最為切要，心口俱直，悟入極易，且無魔障，即是如來道場，諸佛淨土。切忌口是心非，內行諂曲，口說一行三昧。不行直心，非但誑人，實自欺心，如此之人決難聞道。若行直心，於一切法不生執著，即最上一乘。乃有一種迷人，執著法相，謂一行三昧，只言常坐不動，妄不起心即是。不知枯坐拘身，強制失心，如此偏執，與無情草木何異！徒增障道之因緣已耳。

師示眾云：『善知識！道須通流！何以却滯？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。心若住法，名為自縛。若言常坐不動是，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、却被維摩詰訶。善知識！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觀靜，不動不起，從此置功。迷人不會，便執成顛，如此者眾，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錯。』

此分申明上文誤解一行三昧即是不動之非。蓋道猶水也，水貴通流方謂之道。如遏使不通，則不名道。故師特告眾：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。心若住法，名為自縛。所以者何？譬彼江河，一瀉千里；設中有阻塞，不特不能暢流，反潰隄决岸，害及田疇。世人之心住於法而為法相縛束，不得入道，亦復如是。若言常坐不動是，即如舍利弗為佛大弟子，智慧第一。宴坐林中，尚且被維摩詰所訶。豈非心著於法，而為兀坐不動之法所縛束哉！又有一種外道，教人坐時看心觀靜，以為無上法門。從此置功，久則弊害百出，世人徒見佛經有觀鼻端白及數息等法，不明其中妙理，只以己之意識任便為之，往往成為顛癎，如此類者實繁有徒，故曰大錯。

師示眾云：『善知識！本來正教無有頓漸，人性自有利鈍。迷人漸契，悟人頓修；自識本心，自見本性，即無差別；所以立頓漸之假名。善知識！我此法門，從上以來，先立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。無相者，於相而離相；無念者，於念而無念；無住者，人之本性。於世間善惡好醜，乃至冤之與親，言語觸刺欺爭之時，並將為空，不思酬害。念念之中，不思前境。若前念今念後念，念念相續不斷，名為繫縛。於諸法上，

念念不住，即無縛也。此是以「無住」為本。善知識！外離一切相，名為「無相」。能離於相，則法體清淨。此是以「無相」為體。善知識！於諸境上，心不染，曰「無念」。於自念上，常離諸境，不於境上生心。若只百物不思，念盡除却；一念絕即死，別處受生；是為大錯。學道者思之！若不識法意，自錯猶可，更勸他人；自迷不見，又謗佛經。所以立「無念」為宗。善知識！云何立「無念」為宗？只緣口說見性迷人，於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見，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。自性本無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說禍福，即是塵勞邪見。故此法門立「無念」為宗。

善知識！無者，無何事？念者，念何物？無者，無二相，無諸塵勞之心。念者，念真如本性。真如即是念之體，念即是真如之用。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。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；真如若無，眼耳色聲當時即壞。善知識！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雖有見聞覺知，不染萬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故經云：「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」』

此分與般若品互相表裏，兩兩對勘，精義自顯。且恐人聞剎那開悟即至佛地之語，著在頓上，以為不知是何密法，如此快捷？不然，矻矻數十寒暑，何以多有不能至佛地位者，未免心生疑謗。故師乃告眾曰：本來正教無有頓漸，因人之性根利鈍不同，故立此頓漸假名策勵學人。云何利鈍不同？由過去生中，修福慧則根利，否則根鈍。蓋鈍者為塵境所迷，只好漸次對治，刮垢磨光，工夫到時，自然明白。其利者反是，故能一聞開示，言下立悟。此利鈍之殊，而非別有密法者也。所以迷人漸契，悟人頓修，到得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毫無分別矣。又曰：我此法門從上以來，皆先立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云云。意謂無相者，於一切法相非法相，完全遠離。無念者，於過去現在未來，一切法塵影事，全不思念。無住者，於一切順逆境界，善惡好醜，寃親等事，並視為空，不思酬害。念念之中不思諸境，則心得自在，若諸念相續不斷，名為繫縛。念念不住，即無縛束而名解脫矣！故立無住為本。又外離一切相，名為無相。何以故？能離於相，則法體清淨，湛然常寂，故立無相為體。更於諸境心不染曰無念，於自念上遠離諸境，不生著心，如金剛經云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」即此義也。若百物不思，念盡除却，則一念斷絕，此身即死。學道者不識法意，矯揉造作。自錯猶可，更勸他人，以訛傳訛，罪過匪輕，自迷不見，反謗佛經。如此之人，世間不少，故立無念為宗。云何立此為宗？只緣一切假道學，口頭雖說見性，實不知性如何見，作何境象。愚迷之人，塵境當前，忘其

所以；妄念一動，邪見即起，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。不知自性本無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說禍福，即是塵勞邪見，而有退墮之虞。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。且無者無二相，無諸塵勞之心。云何二相？如是非得失善惡，凡有對待皆名二相。塵勞即根塵和合，所生之虛妄相想。念者、念自真如本性，即自性三身佛也。真如是念之體，念為真如之用。因有真如，自性方能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；真如自性一去，眼耳色聲當時即壞，此凡人所知。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雖有見聞覺知，而能不染萬境，則真如自性常得自在，此却無人能會，豈非自棄？故經云：「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」言能善為分別法相，則我無上本覺固寂淨而不動也。

妙行品第五（教授坐禪）

何名妙行？妙者、妙湛圓明之謂。行者、一切時中清淨無染之謂。凡修道之人必以妙行為入道之本，既知妙行，入道極易；反是，則悟入難矣。故立妙行品第五。

師示眾云：『此門坐禪，元不著心，亦不著淨，亦不是不動。若言著心，心原是妄，知心如幻，故無所著也。若言著淨，人性本淨，由妄念故，蓋覆真如，但無妄想，性自清淨；起心著淨，却生淨妄；妄無處所，著者是妄。淨無形相，却立淨相，言是工夫；作此見者，障自本性，却被淨縛。善知識！若修不動者，但見一切人時，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，即是自性不動。善知識！迷人身雖不動，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，與道違背。若著心著淨，即障道也。』

師示眾云：『善知識！何名「坐禪」？此法門中，無障無礙，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，名為「坐」；內見自性不動，名為「禪」。善知識！何名「禪定」？外離相為禪，內不亂為定。外若著相，內心即亂；外若離相，心即不亂。本性自淨自定，只為見境思境即亂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，是真定也。善知識！外離相即禪，內不亂即定，外禪內定，是為「禪定」。菩薩戒經云：「我本性原自清淨。」善知識！於念念中，自見本性清淨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』

此分言師又開示大眾云：此宗修行法門，如打坐參禪之類，原不可時常著在心上，致性不得活潑，亦不可時常著在淨上，恐其反為淨縛。更不可心如槁木死灰，入於頑空而自詡為不動。何以故？若時常著心，則心原是妄，能知心是虛妄，何必牢牢執著他！若言我要時時清淨，不受一切污染。則自己本性原是清淨，

不起妄想自然清淨；若起心著淨，即障本性。善修不動行之人，但見他人是非善惡等，不取不捨，亦不染著，即是自性不動。一切迷人身體雖然不動，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，與道相違。著心著淨，亦復如是。師又云：何名坐禪？吾此法門，活潑潑地無掛無碍。外覩一切善惡境界，不起分別之念，即名為坐。內見自己本性，湛如虛空，無所依怙，即名為禪。所謂禪定者，外離一切名相則為禪，內見自性不動則為定。假使外見一切相，而內生分別，所謂「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」而心即亂矣！倘外能離相，則心即不亂，不亂即是定矣。所以一切凡夫本性非不清淨，只緣見境思境，忽生愛憎取捨分別，所以心即惑亂。若見諸境心不惑亂，即是真定。故師言外離相即禪，內不亂即定；外禪內定。是為禪定。若能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，自性自度，自修自行，即自成佛道矣。

懺悔品第六

人自無始以來，流浪生死，輪迴六道，所造四重五逆十惡等罪，無邊無量。一根造業，一根受報；六根造業，六根受報。大慈世尊以教人懺悔為入道不二法門，誠以前罪集結，無明覆蓋，何能悟入？即前罪已除，後罪又生，與不除等。所以能懺尤貴能悔，故立懺悔品第六。

時，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，於是陞座告眾曰：『來！諸善知識！此事須從自性中起。於一切時，念念自淨其心，自修其行，見自己法身，見自心佛，自度自戒，始得不假到此。既從遠來，一會於此，皆共有緣。今可各各胡跪！先為傳「自性五分法身香」，次授「無相懺悔」。』眾胡跪。

師曰：『一，戒香：即自心中無非、無惡、無嫉妒、無貪嗔、無劫害，名「戒香」。二，定香：即覩諸善惡境相，自心不亂，名「定香」。三，慧香：自心無礙，常以智慧觀照自性，不造諸惡；雖修眾善，心不執著；敬上念下，矜恤孤貧；名「慧香」。四，解脫香：即自心無所攀緣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自性無礙，名「解脫香」。五，解脫知見香：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，不可沈空守寂，即須廣學多聞，識自本心，達諸佛理，和光接物，無我無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易，名「解脫知見香」。善知識！此香各自內薰，莫向外覓。

此分於懺悔之先，教以法身內薰，禪淨雙修，業障自除。故大師見廣韶二郡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，請師開示。師乃陞座告眾曰：須知此法要從自性中做起，非徒口說。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淨其

心，不使稍受污染，自修其行，不使言行相悖，能見自己法身、見自己心佛，自度自戒，始得入門。今既從遠來同會於此，亦是前緣，可各各胡跪，先為傳五分法身香，乃至莫向外覓云云。云何為香？如衣本無香，因花薰染故香，法香亦爾。一戒香，即自己心中不起是非善惡、嫉妒貪嗔刼害等念，故名戒香也。二定香，即一切時中覩諸善惡境相，自心分毫不亂，故名定香也。三慧香，自心無掛無碍，常以智慧觀照自性，不造諸惡雖修眾善亦不執著，謂我能作善事。乃至敬上念下，矜憐孤寡，體恤貧窮亦爾，故名慧香也。四解脫香，既能以戒定慧常時薰染法身，則自心無所攀緣，善惡不起煩惱即無，故名解脫香也。五解脫知見香，心得自在無所攀緣，淨穢兩邊俱不依怙，則知見遠離。然不可沉空守寂無所事事，須廣覽藏經多聞佛理，念念識自本心，通達諸佛妙諦。尤須謙以自牧，和光接物，崖岸嶄絕之行宜當深戒。終之打破四相，無我無人，直至成就菩提而真性不易，始終如一，故名解脫知見香也。此五分法身香須各人自己內薰，薰習既久，一旦豁然貫通，則知道之為道。如是如是，切莫向身外尋覓，則徒勞而無功也。

今與汝等授「無相懺悔」，滅三世罪，令得三業清淨。善知識！各隨我語一時道：「弟子等，從前念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；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弟子等，從前念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憍誑染；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弟子等，從前念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；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」

善知識！已上是為「無相懺悔」。云何名「懺」？云何名「悔」？懺者，懺其前愆；從前所有惡業，愚迷憍誑嫉妒等罪，悉皆盡懺，永不復起，是名為懺。悔者，悔其後過；從今以後，所有惡業，愚迷憍誑嫉妒等罪，今已覺悟，悉皆永斷，更不復作，是名為悔，故稱懺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懺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後過。以不悔故，前罪不滅，後過又生，前罪既不滅，後過復又生，何名「懺悔」？

此分經文自明。不過世人將懺悔二字連讀，以為求消往業統名懺悔。不知懺是懺，悔是悔。懺者懺其前罪，悔者悔不再造。前罪既除，後罪不生，方名懺悔。若只求消宿業，不斷後有，譬猶江河，前浪已逝，後浪又來，滔滔汩汩，如何能斷？業既不盡，懺亦無益。故懺悔雖屬聯語，而實則悔重於懺。語云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正重在其能悔耳。佛說世有二種人最為寶貴，一不作業，二作已能悔，更足以證悔重於懺。一切凡夫知懺除往業者寡

矣，知懺前罪而悔不再作者，千百中難獲一二。此分大師切實開示，教人以消滅罪障之法，懺除以後，永不再作，真慈悲無量。故曰：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，滅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罪，令得身口意三業清淨。善知識！各隨我語，一時道，乃至前過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云云，即滅即生，雖懺何益，此悔之所以重於懺也。

善知識！既懺悔已，與善知識發「四宏誓願」：各須用心正聽！「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，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；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，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。」善知識！大家豈不道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？」恁麼道，且不是惠能度。善知識！心中眾生，所謂邪迷心、誑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惡毒心，如是等心，盡是眾生，各須自性自度，是名真度。何名「自性自度」？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痴眾生，將正見度。既有正見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眾生，各各自度，邪來正度，迷來悟度，愚來智度，惡來善度，如是度者，名為真度。又，煩惱無邊誓願斷，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。又，法門無盡誓願學，須自見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「真學」。又，無上佛道誓願成，既常能下心，行於真正，離迷離覺，常生般若，除真除妄，即見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。

此分言既能懺除前業悔不再作，當發四種宏大誓願。一者、自心之中一切眾生，無量無邊，誓願度盡。二者、自心之中一切煩惱，無量無邊，誓願斷盡。三者、自性之中一切法門，無窮無盡，誓願學通。四者、自性之中無尊無上佛菩薩道，誓願成就。爾等心中若作是念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何以不說是師度乃說自心度耶？按此四宏誓願為本師釋迦如來佛所說，世人每多誤解，以為眾生二字係指身外一切眾生而言，煩惱法門，亦復如是，誤人誤己，莫此為甚。師特標明眾生者、指自己心中眾生言也。何以故？心中眾生，所謂誑妄邪迷不善嫉妒惡毒等心，乃至五十四種妄心，盡是眾生，世人悉有，各須自性自度，方名真度。何名自性自度？即是自心中所起邪見，悉是眾生，將正知正見來度。既具正知見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眾生，邪來正度，迷來悟度，如是自度，始名真度。蓋心中眾生，剎那之間不知幾許生滅。若不自度，外善知識雖有教授，救不可得。誓願，猶言志願。志之所向，不屈不撓，自趨佛乘，非度盡心中眾生不可。煩惱無邊誓願斷者，即以自性般若智，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。煩惱即五蘊，五蘊之中最為人害者，莫如受想。若不掃除罄盡，縱讀通三藏，詞若泉湧，亦毫不相干，所謂一絲頭即是一絲頭也。法門無盡誓願學者，一切萬法皆由自性建立，須自見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學。無上佛道誓願成者，菩提妙果，最尊最上，既能度盡心中眾

生，煩惱根除，則我慢貢高不起而心常下人。行於真正，離迷離覺，則般若常生；除真除妄，而佛性自見矣。蓋覺與迷對，真與妄對，迷妄既除，覺所覺空，非佛性而何？但佛亦是強名，一切不可執著，能如此修，即言下佛道成矣。

常念修行，是願力法！善知識！今發「四宏願」了，更於善知識授「無相三歸依戒」。善知識！歸依覺，兩足尊，歸依正，離欲尊；歸依淨，眾中尊。從今日去，稱覺為師，更不歸依邪魔外道！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。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：佛者，覺也；法者，正也；僧者，淨也。自心歸依覺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離財色，名兩足尊。自心歸依正，念念無邪見，以無邪見故，即無人我、貢高、貪愛、執著，名離欲尊。自心歸依淨，一切塵勞愛欲境界，自性皆不染著，名眾中尊。若修此行，是自歸依。凡夫不會，從日至夜，受三歸戒；若言歸依佛，佛在何處？若不見佛，憑何所歸？言却成妄。善知識！各自觀察！莫錯用心！經文分明言「自歸依佛」，不言「歸依他佛」。自佛不歸，無所依處。今既自悟，各須歸依自心三寶！內調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歸依也。

此分師教人歸依真佛之法。何謂真佛？即自性三寶也。不知自性三寶，終日外求，萬刼難覓；若知自性三寶，不假他求，一悟即至佛地。此千經萬典所未明言，即言之亦無如此直截了當者，師之慈悲大願，嘉惠後學，世尊而外迨一人耳。菩薩稱論，此獨名經，豈無由哉！上文既發宏願，志在必行，故師曰：常念修行，是願力法。誠以先立是大志願，而後能修是梵行，步步趨進，終有達到之日。善知識！今發四宏願了，更與爾等授無相三歸依戒，乃至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云云。云何三歸依戒？即歸依自性三寶是也。何謂自性三寶？即佛法僧是。佛者、覺也，法者、正也，僧者、淨也；皆人人自性本具之妙德，名雖有三，其實則一，故曰自性三寶。既明自性三寶，則一切萬法皆不染著，若能照此修行，即是本心歸依本性，念念圓明。凡夫不會，從日至夜，受三歸戒，實不知三歸為何事。若錯用心意，以為歸依如來，不知佛說經文，分明言自歸依佛，即教人歸依自性三寶佛，不教人歸依他佛。蓋自佛不歸，則無所依處，修入他途，即墮魔道。修道之士可不知所慎乎！今既自悟，各須歸依自性三寶，內調心性，外敬他人，即是自己歸依法門也。

善知識！既歸依自三寶竟，各各志心，吾與說「一體三身自性佛」，令汝等見三身，了然自悟自性。總隨我道：「於自色身，歸依清淨法身佛，於自色身，歸依千百億化身佛，於自色身，歸依圓滿報身佛。」善知識！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歸。向

者三身佛，在自性中，世人總有。為自心迷，不見內性；外覓三身如來，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。汝等聽說！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。此三身佛，從自性生，不從外得。

上文既知歸依自性三寶，行於真正。此分復說自性三身佛，使知修入最上一乘之道只此一法，庶免走入歧途。蓋三寶三身乃至萬法，不離自性。離性說法，悉屬相說，即使所修確為正道，亦不過二乘見解而非最上一乘之道，欲求成就菩提無有是處。故師告眾曰：善知識！既歸依自性三寶竟，各各志心諦聽。吾與爾等說一體三身自性佛，乃至此三身佛在自性中，不從外得云云。蓋三身佛者，即法身化身報身是也。三身佛原出自性，人人本有，並非外物。如能於自色身時時歸依清淨、變化、圓滿三佛，則本體自然清淨，不取不捨，無善無惡；久之則塵垢銷滅，常光即現。至常光一現，而覺即圓滿，含照虛空，神通自在。至色身猶如舍宅，遷移不定，不可言歸。因凡夫愚迷，認物為己，以舍宅為真實，不見內性，遺棄主人。不知法華會上，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為開示佛之知見者，即教人了知自身中皆有自性三身佛耳。師令修學之人，各各認識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，便知此三身佛從自性生，不從外得，庶不致衣裏遺珠，窮無所歸也。

何名「清淨法身佛？」世人性本清淨，萬法從自性生。思量一切惡事，即生惡行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。如是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常清，日月常明，為浮雲蓋覆，上明下暗；忽遇風吹雲散，上下俱明，萬象皆現。世人性常浮游，如彼天雲。善知識！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常明；於外著境，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，不得明朗。若遇善知識，聞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內外明徹，於自性中萬法皆現。見性之人，亦復如是，此名清淨法身佛。

善知識！自心歸依自性，是歸依真佛。自歸依者，除却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諂曲心、吾我心、誑妄心、輕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見心、貢高心，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；常自見己過，不說他人好惡，是自歸依。常須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見性通達，更無滯碍，是自歸依。

此分申明前意。云何名為清淨法身佛耶？緣世人性本清淨，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而生。思量一切惡事，即生惡行、造惡業、招惡報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、積善業、得善報。因果報應，如影隨形。但如是諸法，自性中本無所有，由根塵結合，生此幻妄。如天日清明，無端被浮雲覆蓋，陰霾沉沉，忽遇風吹雲散，依然四表光明。世人之所以頭出頭沒，有善有惡，皆由性常浮游，如彼天雲之不定耳。智慧本來常明，如彼日月；若於外著

境，被妄念浮雲覆蓋，自性不得明朗，如彼日月為浮雲掩蔽。若聞真正佛法，自除迷妄，則自性中萬法皆現，故名為清淨法身佛也。所謂自歸依者，將自性中不善、嫉妒、諂曲、吾我、誑妄、輕人、慢他、邪見、貢高等心，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完全除却，常見自己過惡，不見他人是非，謙恭一切，即是歸依自己真佛，通達見性。但恐愚人不會，師特叮嚀教誡，依之修行，自能體認不誤，到達上乘也。

何名「千百億化身？」若不思萬法，性本如空；一念思量，名為「變化」。思量惡事，化為地獄；思量善事，化為天堂；毒害，化為龍蛇；慈悲，化為菩薩；智慧，化為上界；愚痴，化為下方。自性變化甚多，迷人不能省覺。念念起惡，常行惡道；回一念善，智慧即生。此名「自性化身佛」。

此分復申明前意。云何名為千百億化身佛耶？緣一切眾生皆可得道，其心即佛，所以不得者，皆為妄念誤之耳。若不思萬法，自性本如虛空，不動不搖；一念思量，如水生波浪，名為變化。思量惡事，即化為地獄；思量善事，即化為天堂。所謂境隨心轉，即此理也。自性變化無窮無盡，愚迷之人不能省覺，念念起惡因、造惡業、常行惡道。若能回心，一念向善，智慧即生，所謂成佛是這箇，披毛也是這箇，故名自性千百億化身佛也。

何名「圓滿報身」？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滅萬年愚。莫思向前，已過不可得；常思於後，念念圓明，自見本性。善惡雖殊，本性無二；無二之性，名為實性。於實性中，不染善惡，此名「圓滿報身佛」。自性起一念惡，滅萬劫善因；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恆沙惡盡。直至無上菩提，念念自見，不失本念，名為「報身」。

此分亦是申明前意。云何名為圓滿報身佛耶？譬如千年暗室，忽得一燈，而千年之暗可除。萬劫愚迷，忽悟本來，而萬劫之愚迷可度。是以真修行人，向前之事切莫思量。何以故？如夢中境物，已過不可得也。念念自見本性，則知善惡雖殊，本性無二，即此無二之性，便是真如，亦名實性，實性者，真實不虛之謂。於此實性中，不著善惡二相，故名圓滿報身佛也。更須知一念性惡，能滅萬劫善因；一念性善，能得恆沙惡盡，所關甚鉅。若能不取不捨，始終如一，直至無上菩提，念念自見，不失本念，始得名為報身佛也。

善知識！從法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，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。自悟自修自性功德，是真歸依。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宅舍，不言歸依也。但悟自性三身，即識自性佛。吾有一「無相」頌，若能誦持，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消滅。頌曰：

「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；布施供養福無邊，心中三惡元來造。

擬將修福欲滅罪，後世得福罪還在；但向心中除罪緣，各自性中真懺悔。

忽悟大乘真懺悔，除邪行正即無罪；學道常於自性觀，即與諸佛同一類。

吾祖唯傳此頓法，普願見性同一體；若欲當來覓法身，離諸法相心中洗。

努力自見莫悠悠！後念忽絕一世休！若悟大乘得見性，虔恭合掌至心求。」』

師言：『善知識！總須誦取，依此修行！言下見性，雖去吾千里，如常在吾邊。於此言下不悟，即對面千里，何勤遠來？珍重好去！』一眾聞法，靡不開悟，歡喜奉行。

此分總結上文，以見性為主。故師曰：善知識！爾等須知，從法身佛上忽起思量，即是化身佛。從化身佛上以般若智觀照，念念之中自性自見，即是報身佛。若能如此自悟自修自性功德，是真正歸依。若皮肉色身，不過四大假合，譬猶宅舍，主人若去，宅舍亦空，故不可言歸依也。一切眾生但能悟自性三身，即識自性佛。吾今有一無相頌，若能誦讀依之修行，言下令汝積劫愚迷罪障一時完全消滅。頌詞起首六句，言外面布施供養等事，與自性功德天淵之別。一切凡夫不明自性，以為修福便是修道，以訛傳訛，誤盡眾生。如梁武帝造寺度僧，餓死臺城，貽人口實，最為昭著。在梁武之意，豈不曰修福即是修道？後之論者以梁武修福而餓死，福於何有？不知皆誤也。造寺度僧，布施供養，福報雖大，不過人天小果。善惡齊驅，罪福交報，因果不爽，未可含混。世人每以修福便能免罪，率由於此。不知修福自有福報，造罪自得罪報，其中事例難以縷舉。中六句言世人若欲免罪，但屏絕諸緣不染不雜，忽悟大乘，罪即不生。端坐念實相，即名真懺悔，除邪行正，前後罪俱可消滅。學道之人能如此常常觀照，至於自性如如不動，還我本來，即與諸佛同一類矣。後八句言：自本師釋迦如來悲憫未來際一切眾生，將此頓教法門開示流傳，唯願後代之人自見本來，即與諸佛同體。修道之士若欲尋覓法身，但遠離內外一切法相，從心地功用，即可見性成佛，不假他求。汝等聞吾此言，幸各努力，切勿悠悠忽忽銷磨歲月。人命無常疾於暴流，最後一念忽然中斷，則死此生彼而一世休矣。空心靜坐，百無所思，佛門垂為大戒者，即此之故。若欲悟入大乘得見自性，務須虔誠恭敬，合掌胡跪，發無上大乘之心，專念研求，

禪淨雙修，久之自然有得。佛無二語，決定不疑。善知識！爾等於此無相頌總須誦取，至歡喜奉行，經文自明。

機緣品第七

機緣者，兼師及弟子言之也。大凡世出世間一切善法惡法，無不由過去生中種植前因，至於今生或他生始獲果報。種善因者獲善果，種惡因者招惡報，此一定不易之理，必也見自佛性，已斷後有，不造諸因，而後果報可滅。因果既滅，始得超出三界，不入輪迴。師之傳佛心印，與弟子等之得聞大乘，皆非偶然，故立機緣品第七。

師自黃梅得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無知者。時，有儒士劉志略，禮遇甚厚。志略有姑為尼，名無盡藏，常誦大涅槃經。師暫聽即知妙義，遂為解說。尼乃執卷問字，師曰：『字即不識，義即請問』。尼曰：『字尚不識，焉能會義』？師曰：『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』。尼驚異之，遍告里中耆德云：『此是有道之士，宜請供養』。有魏武侯系孫曹叔良及居民，競來瞻禮。

時寶林古寺，自隋末兵火，已廢。遂於故基重建梵宇，延師居之；俄成寶坊。師住九月餘日，又為惡黨尋逐，師乃遁於前山；被其縱火焚草木，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。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，因名「避難石」。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，遂行隱於二邑焉。

此分言師自受五祖衣法南來，回至韶州曹侯村。（按曹侯村在韶州東城外四十里，土名馬壩。寶林古剎在焉，隋末燬於兵。）師至該村竟無人知，時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獨厚。志略有姑為尼，名無盡藏，常誦涅槃經，不解經義。師暫聽即知妙理，且曰：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。至哉言乎！諸佛妙理，言語道斷，況文字乎！然非見自佛性，又烏知其妙而明師言之真實不虛哉？一般執著經文自驕驕人者，可憬然悟矣！懷即今廣西懷集縣，會即今廣東四會縣，皆鄰封接壤。師隱獵人隊中一十五載，始至廣州法性寺（註見前）說法，剃度為僧。復返曹侯村宏揚頓教，而佛法遂大興於時。佛言諸佛出世如優曇花，機緣之難如此。後之學佛者遇真正大善知識，又安可忽乎哉！餘經文自明。

僧法海，韶州曲江人也，初參祖師問曰：『即心即佛，願垂指諭。』師曰：『前念不生即心，後念不滅即佛；成一切相即心，離一切相即佛。吾若具說，窮劫不盡。聽吾偈曰：

「即心名慧，即佛乃定；定慧等持，意中清淨。

悟此法門，由汝習性；用本無生，雙修是正。」』

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：

『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；我知定慧因，雙修離諸物。』

此分言僧法海聞師開示，言下便悟，為師首徒。曲江即韶州府首縣。初參大師，問曰：經云即心即佛，是何義意，願垂開示。師曰：前念不生即心，後念不滅即佛。謂於過去現在境界，不起思量分別者，即汝之真心。於未來境界，不著無記空者，即汝之真佛。二者和合，即不生不滅矣。成一切相即心，離一切相即佛。言一切凡夫以假為真，所謂現境還自緣，非幻成幻法，妄念勾結成種種幻心。若能識自本心，始終不二，且能建立萬法，成一切相，即汝真心；能離萬法，泯一切相，即汝真佛。建立萬法而離於法，則即心即佛矣。吾若備細具說，雖窮劫不盡。聽吾偈曰，即心名慧云云。謂心性本是一，何以有二名？蓋以用言則名心，以體言則名性。體本常住不動，心雖用而不妄，故即心名慧者，本心也；即佛乃定者，本性也。能定慧等持，體用不離，自然意中清淨，不染不雜矣。悟此法門，仍由汝之習性矯而正之，自性自度，自修自行，至於體用如如，即名無生，而知定慧雙修之為正法矣。法海言下大悟，以偈讚曰，即心元是佛云云。言本心原是真佛，奈從前不悟，徒向身外或身中摸索，碌碌半生，未免冤屈極矣。真心不用，反以陰識為主，認賊作子，顛倒行事，尤為冤屈。今蒙師開示，忽然有省，知定慧等持為因地法行，初而雙修，繼則如一，遠離一切法相，即名本來面目也。

僧法達，洪州人，七歲出家，常誦法華經；來禮祖師，頭不至地。祖訶曰：『禮不投地，何如不禮？汝心中必有一物。蘊習何事耶？』曰：『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。』祖曰：『汝若念至萬部，得其經意，不以為勝，則與吾偕行。汝今負此事業，都不知過！聽吾偈曰：

「禮本折慢幢，頭奚不至地？有我罪即生，忘功福無比。」』

師又曰：『汝名什麼？』曰：『法達。』師曰：『汝名法達，何曾達法？』復說偈曰：

『汝今名法達，勤誦未休歇；空誦但循聲，明心號菩薩。

汝今有緣故，吾今為汝說；但信佛無言，蓮花從口發。』

達聞偈，悔謝曰：『而今而後，當謙恭一切，弟子誦法華經，未解經義，心常有疑。和尚智慧廣大，願略說經中義理。』師曰：『法達！法即甚達，汝心不達；經本無疑，汝心自疑。汝念此經，以何為宗？』達曰：『學人根性暗鈍，從來但依文誦念，豈知宗趣！』師曰：『吾不識文字，汝試取經誦之一遍，吾當為汝解說。』法達即高聲念經，至譬喻品，師曰：『止！此經原來以因緣出世為宗。縱說多種譬喻，亦無越於此。何者

因緣？經云：「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。」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見也。世人外迷著相，內迷著空；若能於相離相，於空離空，即是內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開，是為開佛知見。

佛，猶覺也；分為四門：開「覺知見」，示「覺知見」，悟「覺知見」，入「覺知見」。若聞開示，便能悟入，即「覺知見」「本來真性」而得出現。汝慎勿錯解經意！見他道「開示悟入」，自是佛之知見，我輩無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謗經毀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見，何用更開？汝今當信：佛知見者，只汝自心，更無別佛。蓋為一切眾生，自蔽光明，貪愛塵境，外緣內擾，甘受驅馳；便勞他世尊，從三昧起，種種苦口，勸令寢息；莫向外求，與佛無二；故云開佛知見。吾亦勸一切人，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。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惡，貪瞋嫉妒，諂佞我慢，侵人害物，自開眾生知見；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觀照自心，止惡行善，是自開佛之知見。汝須念念開佛知見，勿開眾生知見！開佛知見，即是出世；開眾生知見，即是世間。汝若但勞勞執念，以為功課者，何異犛牛愛尾？』達曰：『若然者，但得解義，不勞誦經耶？』師曰：『經有何過？豈障汝念？只為迷悟在人，損益由己。口誦心行，即是轉經；口誦心不行，即是被經轉。聽吾偈曰：

「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；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仇家。
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；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。」』

達聞偈，不覺悲泣，言下大悟，而告師曰：『法達從昔已來，實未曾轉法華，乃被法華轉。』再啓曰：『經云：「諸大聲聞乃至菩薩，皆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。」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名佛之知見；自非上根，未免疑謗。又經說三車，羊鹿之車，與白牛之車，如何區別？願和尚再垂開示。』師曰：『經意分明，汝自迷背！諸三乘人，不能測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！饒伊盡思共推，轉加懸遠。佛本為凡夫說，不為佛說，此理若不肯信者，從他退席。殊不知坐却白牛車，更於門外覓三車。況經文明向汝道：「唯一佛乘，無有餘乘；若二若三，乃至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譬喻言詞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。」汝何不省？三車是假，為昔時故；一乘是實，為今時故。只教汝去假歸實；歸實之後，實亦無名。應知所有珍財，盡屬於汝，由汝受用；更不作父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無用想，是名持法華經。從刼至刼，手不釋卷；從晝至夜，無不念時也。』達蒙啓發，踊躍歡喜，以偈讚曰：

『誦經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；未明出世旨，甯歇累生狂？

羊鹿牛權設，初中後善揚。誰知火宅內，元是法中王？』師曰：『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。』達從此領玄旨，亦不輟誦經。

此分言僧法達經師反覆開示，始得悟入。洪州即今南昌府。達七歲出家，常誦法華經至三千卷，便生貢高，禮師之時，頭不至地。師訶之曰：禮不投地，何如不禮！汝心中必有一物，究竟蘊習何事？師非不知，所以故問心蘊何物，正欲祛其執著，先以禮折之，使其自省。達曰：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。師說偈曰禮本折慢幢云云，意謂莫說三千部，縱誦至萬部，得其經意，若不知方便法門，不以為勝。汝今與吾偕行，負此事業，都不知自己過患。何以故。禮者所以折慢，頭不至地，失禮極矣。須知一存我見，則四相隨之以起，而罪障即生；若有功而淡然能忘，則積福愈大而無比。師又曰：汝名什麼？對曰：法達。師曰：汝名法達，何曾達法！意謂口誦心不行，名雖法達，何曾達得法要，直名不符實耳。復說偈曰，汝今名法達云云，正是破其執著。言汝只知空誦循聲，做箇和唱，不知見性明心號為菩薩。念汝有緣，同此一會，故吾為汝說。但信佛雖說法實無法可說，故名說法，法華經亦復如是。何以故？第一義諦無言可說，況文字乎？若能了此，則雖不誦經而蓮花即從口發，與汝之誦三千部而不見性者，相去遠矣！達聞偈，悔謝曰：今後當謙恭一切。但弟子雖誦法華，不解經義，心常懷疑，望慈悲開示義理。師曰：汝念此經以何為宗？達曰：某根性暗鈍，一向但依文誦念，豈知宗趣云云。按宗趣尚不知，何論經義？雖誦三千部亦是枉念。世人類此者甚多，所謂徒哺啜而不辨味，可慨亦復可憐。師曰：汝但取經誦念一遍，吾當為汝解說。世人每譏不識字者為文盲，此不過認識幾箇字遂以學者自命，其實胸中空無所有。矧文字為語言表記，苟識字而不解義理，反不如不識字者之尚有直心。達念經至譬喻品，師曰：止！此經原來以因緣出世為宗，縱說多種譬喻，亦無越於此。試思，師一聞即解經義，非通達佛性者能如是乎！何者因緣？經云：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，出現於世。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見也。乃至口誦心不行，即是被經轉云云。意謂佛之知見，有開、示、悟、入四門。若聞開示即能悟入，悟入之後，將內外法相非法相完全打破，亦不取著。所有一切愚迷、憍狂、嫉妒諸般邪見，亦完全遠離，時時刻刻心存正念，則般若即生，智慧常現，即佛知見也。所謂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覺則眾生即佛，迷則佛是眾生。經轉轉經，迷悟在人，損益由己，豈在牢牢執念而不深加思索乎？餘經文自明。聽吾偈曰，心迷法華轉云云。言其以前之不明，被經所轉，而與經義作為仇家。須

知一切妄念除盡，即是無念。無念即是正念，有念即是妄念，分分明明，但有無一概不計，則內外清淨，而長御白牛車矣。白牛車喻佛性，御猶行也。達聞偈，不覺悲泣大悟。告師曰：法達宿昔所念，非轉法華，乃被法華轉耳。再啓曰：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，皆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。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名佛之知見，自非上根，難免疑謗，及三車如何區別云云。達於經義，仍有未了。故師曰：經義分明，汝自迷背，彼執有三乘之人不能測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。何以故？度量即識見，即妄覺，與佛智天淵之別，如何能測？佛智人人皆有，即般若性，非指世尊言，讀者幸毋誤會。若以度量而求佛智，如蠡測海，如管窺天，轉加懸遠。佛所說法，本為凡夫，若不肯信，從他退席。殊不知自己坐却白牛車，更於門外覓三車，所謂騎牛覓牛，豈非迷乎！況經言唯一佛乘，無有餘乘，若二若三，乃至種種因緣、方便、譬喻、言詞、皆為闡發一佛乘故耳，汝何不省？所謂三車，特假設是名，為昔時故；一乘是實，亦是假說，為今時故。所以者何？只教汝去假歸實，歸實之後，實亦無名，仍是一無所得。應知所有珍財，盡屬於汝，不作父想子想，亦無用想者，衣裏明珠無人能奪，是名持法華。從刼至刼，手不釋卷，從晝至夜，無不念時，此則真正誦經法門也。達蒙師如此啓發，踊躍歡喜，以偈讚曰：誦經三千部云云。首四句言前為經轉，未明出世之旨，譬猶累世狂惑，未曾休歇。後四句言今已覺悟，羊鹿牛車皆權設假名，初中後善，借以顯發實相真如。且色身即是火宅，五陰在中，如猛火聚，煩惱然燒，無有已時。若能燭破煩惱，空其五陰，則火宅之內原是法中之王，只在一轉移間耳。至此達乃大悟，故師曰：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。達從此領玄旨，亦不輟誦經，蓋因法華而得悟入也。

僧智通，壽州安豐人；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，而不會三身四智，禮師求解其義。師曰：『三身者：清淨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離本性，別說三身，即名有身無智；若悟三身無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聽吾偈曰：

「自性具三身，發明成四智；不離見聞緣，超然登佛地。

吾今為汝說，諦信永無迷；莫學馳求者，終日說菩提！」』

通再啓曰：『四智之義，可得聞乎？』師曰：『既會三身，便明四智，何更問耶？若離三身，別談四智，此名有智無身；即此有智，還成無智。』復說偈曰：

『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；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。

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用名言無實性；若於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』

如上轉識為智也。教中云：『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，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，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。雖六七因中轉，五八果上轉，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。』通頓悟性智，遂呈偈曰：

『三身元我體，四智本心明；身智融無碍，應物任隨形。
起修皆妄動，守住匪真精；妙旨因師曉，終忘染污名。』

此分言壽州僧智通（壽州，今屬安徽）讀楞伽經千餘遍，不解三身四智是何義意，求師開示。師曰：三身者：清淨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（詳見前懺悔品註）但三身皆從本性生，若離却本性別說三身，是名有身無智。若悟三身無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云何無有自性？以其不能自生也。聽吾偈曰，自性具三身云云。言自性具足三身，發明即成四智，雖四威儀中，見聞覺知仍如平常，但不取不捨，即可超登佛地。吾今為汝說明，須諦信無迷，若口不應心，終日向外馳求，實不知菩提為何物也。通曰：四智之義可得聞乎？師曰：既會三身便明四智，何更問耶？三身即具四智，若離三身別談四智，此名有智無身，即此有智還成無智。何以故？三身為本，四智其用耳。復說偈曰，大圓鏡智性清淨云云。首四句言自性清淨，不污不染，含照圓融，故名大圓鏡智。心不起妄，事理不二，故名平等性智。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，一切如是，故名妙觀察智。念念般若觀照，不離本性，故名成所作智。後四句言無論從因從果，轉識成智，但有假名，毫無實性，當下即轉無稍猶豫，如此決不留情，則雖終日處繁劇之中，自由自在，永處不動，即得常定，是名轉識為智也。轉前五識（即眼耳鼻舌身）為成所作智，轉第六識（即意識）為妙觀察智，轉第七識（即末那識，又名傳送識）為平等性智，轉第八識（即含藏識，又名阿賴耶識）為大圓鏡智。雖六七識從因中轉，五八識從果上轉，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。何則？名雖不同而體實一也，通至是頓悟性智。遂呈偈曰，三身元我體云云。言三身即我之真體，自心寂靜光明即名四智。身智一體則圓融無碍而運用任形矣。若起修行之念，即是妄動；若不修行而守住不動，亦非真精。妙旨因師開示而曉，自性清淨，一無所得，故並染污之名而終忘之矣。

僧智常，信州貴谿人，髫年出家，志求見性。一日參禮，師問曰：『汝從何來？欲求何事？』曰：『學人近往洪州白峯山禮大通和尚，蒙示見性成佛之義，未決狐疑。遠來投禮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』師曰：『彼有何言句？汝試舉看。』曰：『智

常到彼，凡經三月，未蒙示誨；為法切故，一夕獨入丈室，請問：「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？」大通乃曰：「汝見虛空否？」對曰：「見」。彼曰：「汝見虛空有相貌否？」對曰：「虛空無形，有何相貌？」彼曰：「汝之本性，猶如虛空；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，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。無有青黃長短，但見本源清淨、覺體圓明，即名見性成佛，亦名如來知見。」學人雖聞此說，猶未決了，乞和尚開示。』師曰：『彼師所說，猶存見知，故令汝未了，吾今示汝一偈：

「不見一法存無見，大似浮雲遮日面；不知一法守空知，還如太虛生閃電。

此之知見瞥然興，錯認何曾解方便？汝當一念自知非，自己靈光常顯現。」』

常聞偈已，心意豁然，乃述偈曰：

『無端起知見，著相求菩提；情存「一念悟」，寧越昔時迷？

自性覺源體，隨照枉遷流；不入祖師室，茫然趣兩頭。』

智常一日問師曰：『佛說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，弟子未解，願為教授。』師曰：『汝觀自本心，莫著外法相！法無四乘，人心自有等差：見聞轉誦是小乘，悟法解義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，萬法盡通，萬法具備，一切不染，離諸法相，一無所得，名最上乘。乘是行義，不在口爭。汝須自修，莫問吾也！一切時中，自性自如。』常禮謝，執侍，終師之世。

此分言信州貴谿僧智常（信州今屬江西）初參大通和尚，不能見性，求師開示。師曰：彼有何言語，試說看！常言大通曰：汝見虛空否？曰：見！彼曰：汝見虛空有相貌否？乃至汝之本性猶如虛空，了無一物可見，名為正見；無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，即名見性成佛，亦名如來知見。學人雖聞此說，猶未決疑云云。按大通所說，非真正見性，不過掇拾經文參加己意，無怪智常不了。故師曰：彼師所說猶存見知。既存見知，即名妄覺，故令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，不見一法存無見云云。偈意言本性不屬見，亦不屬不見；不屬知，亦不屬不知。若存無見，恰似浮雲遮日；若守空知，還如太虛閃電，錯認見知，不解方便。汝當返照，一念知非，則自己靈光常常顯現。靈光即性光也。常聞偈已，心意豁然，乃述偈曰，無端起知見云云。此偈業已得悟，言自性清淨，豈有知見？若存知見，即係著相。不但知見不能著，即情存一念我已悟入，亦是著迷。自性為覺之本體，隨所照處，性即遷流，所立，而照性亡矣。然不入師室，茫然無主，趣於兩頭，尚能悟入乎？常一日問曰佛說三乘，至終師之世，經文自明。

僧志道，廣州南海人也。請益曰：『學人自出家，覽涅槃經十載有餘；未明大意，願和尚垂誨。』師曰：『汝何處未明？』曰：『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」於此疑惑。』師曰：『汝作麼生疑？』曰：『一切眾生當有二身，謂色身法身也。色身無常，有生有滅；法身有常，無知無覺。經云「生滅滅已、寂滅為樂」者，不審何身寂滅？何身受樂？若色身者，色身滅時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樂。若法身寂滅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誰當受樂？又法性是生滅之體，五蘊是生滅之用；一體五用，生滅是常；生則從體起用，滅則攝用歸體。若聽更生，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。若不聽更生，則永歸寂滅，同於無情之物；如是，則一切諸物被涅槃之所禁伏，尚不得生，何樂之有？』

師曰：『汝是釋子，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？據汝所說，即色身外別有法身，離生滅求於寂滅；又推涅槃常樂，言有身受用。斯乃執吝生死，躭著世樂。汝今當知！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，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；好生惡死，念念遷流，不知夢幻虛假，枉受輪迴；以常樂涅槃，翻為苦相，終日馳求。佛愍此故，乃示涅槃真樂，剎那無有生相，剎那無有滅相，更無生滅可滅，是則寂滅現前；當現前時，亦無現前之量，乃謂常樂。此樂無有受者，亦無不受者。豈有一體五用之名？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？斯乃謗佛毀法！聽吾偈曰：

「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；凡愚謂之死，外道執為斷。
諸求二乘人，目以為無作；盡屬情所計，六十二見本。
妄立虛假名，何為真實義？惟有過量人，通達無取捨。
以知：五蘊法，及以蘊中我，外現眾色像，一一音聲相；
平等如夢幻，不起凡聖見，不作涅槃解，二邊三際斷。
常應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；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。
劫火燒海底，風鼓山相擊；真常寂滅樂，涅槃相如是。
吾今強言說，令汝捨邪見；汝勿隨言解，許汝知少分。」』

志道聞偈大悟，踴躍作禮而退。

此分言廣州僧志道，讀涅槃經十餘載，不明經旨，誤以涅槃極樂翻作苦相。師曰：汝何處未明？曰：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云云。此偈不解者甚多，當不僅志道一人，姑就十二因緣釋之。無明生行，行生識，乃至生老病死，終而復始，如環無端。修行者要先了解此行字之重要，知一切諸行是生滅法，不離十二因緣，至於四生六道、無盡輪迴，皆諸行無常也。既知諸行無常，當求所以常住之道。既明常住之道，則生滅可

滅，至於滅之盡淨，則寂滅現前而快樂無邊矣。此過去諸佛所由反覆諦觀十二因緣而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。寂滅非斷滅之謂，當作不生不滅，圓明寂照解。師曰：汝作麼生疑？曰：一切眾生當有二身，至尚不得生，何樂之有云云，全屬邪見。故師訶之曰：汝是釋子，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？以一切世人誤認四大假合為自身相，五蘊和合為自心相，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，執吝生死，躭著世樂，好生惡死，念念遷流。不知色身及心，乃至一切萬法，全屬夢幻虛假，毫無真實。眾生於中終日馳求，枉受輪廻，以常樂涅槃翻疑作苦相，誤之甚矣！佛愍眾生冀返本源，乃示涅槃真樂。不生不滅，常住不遷，剎那無有生相，剎那無有滅相，更無生滅可滅，是則寂滅現前。當現前時，亦無現前之量，是為常樂。豈世人苦中作樂，虛幻不常者所可比擬！然非見自本性，又烏足語此！此樂無有受者，亦無不受者，豈有一體五用之名？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，令永不生，斯乃謗經毀法，罪莫大焉！偈意：首二句言佛性本自不生，今亦不滅，正言其常也。次八句言凡夫外道不見佛性，以佛之寂滅為死為斷，二乘人又以為空無所有，皆屬妄情計度，六十二種顛倒邪見之本，非真實義也。（六十二見盡屬邊見，見長阿含經卷十四。）中十四句言，惟有大根智人，通達內外一切塵勞，如色聲等相，猶如夢幻，皆由五蘊從中作祟。是以不取不捨，不起凡聖分別，亦不作涅槃見解，而後有無二邊，及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際可斷。然非頑空也，要當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，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，無上頓教之不同有為無記者，正以此也。後八句言末劫之世，火災由海底燒起，大地山河乃至天宮彼此相撞，完全粉碎。（見長阿含經三災劫品）真修行人如能打破一切法相，則真常自現，修到自性如如，雖三災大劫來臨，亦如如不動，即是涅槃樂相。故曰：吾今強為言說，令捨邪見，汝於言下不生執著，方許得知少法。志道大悟，踴躍作禮而退。

行思禪師，生吉州安城劉氏，聞曹溪法席盛化，徑來參禮，遂問曰：『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？』師曰：『汝曾作什麼來？』曰：『聖諦亦不為。』師曰：『落何階級？』曰：『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？』師深器之，令思首眾。一日，師謂曰：『汝當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！』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青原山，宏法紹化，謚號宏濟禪師。

此分言行思禪師已見佛性，特請祖師作證。時聞曹溪法席盛化，徑來參禮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者，言當如何修持，方不落二乘階級之中。師反詰之曰汝曾作什麼來者，言作止任滅皆不是道，汝向日曾作何事來耶？答曰聖諦亦不為者，言聖諦吾皆不

為，直一無所有，即達摩祖師答梁武廓然無聖之意。師曰落何階級者，言既無所有，是無為矣，落何階級？曰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者，言聖諦且不希冀，豈更有等第可言而落二乘階級乎？師知其已入平等覺，故深器之令為首座。此分一問一答，皆稱性而談，不見佛性者讀之，思量測度，不知所語為何事，故逐句解釋，以期瞭然。蓋佛及眾生，階級也；智慧愚痴，階級也；生死涅槃，階級也。凡涉二乘見解即落階級，最上一乘無聖無凡，無智無愚，不取涅槃，不捨生死，心佛眾生，等無差別，所謂平等不二，更無階級可言。此思之所以高出儕輩而造詣極深也。歸依不久，一日師謂之曰：汝當分化一方，無令佛法斷絕。思既得法，遵師囑付，遂回吉州青原山，首傳石頭遷，再傳為曹洞、雲門、法眼三宗，盛極一時。思寂後，謚宏濟禪師焉。

懷讓禪師，金州杜氏子也；初謁嵩山安國師，安發之曹溪參叩。讓至，禮拜。師曰：『甚處來？』曰：『嵩山。』師曰：『什麼物恁麼來？』曰：『說似一物即不中。』師曰：『還可修證否？』曰：『修證即不無，污染即不得。』師曰：『只此不污染，諸佛之所護念。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西天般若多羅讖：「汝足下出一馬駒，踏殺天下人。」應在汝心，不須速說！』讓豁然契會，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，日臻玄奧。後往南岳，大闡禪宗，敕謚大慧禪師。

此分言懷讓禪師亦見自本性，初謁嵩山安國師，不能作證，安乃發之曹溪參扣。讓至，禮拜祖師。師曰甚處來者，言由何處來也。此非尋常語，乃機鋒也。云何機鋒？意謂佛性本無來去，汝今究從何來以觀其曾否認識。讓曰嵩山者，是有來去處所，已非佛性，不能與師機鋒針對。故師再問曰什麼物恁麼來者，言四大色身，如機關起尸，此起尸機關究竟是何物何以能來也。讓至是始悟為機鋒，因答曰說似一物即不中者，言此起尸之機關說似一物即不像。何則？法無有比，隨其所作處處得名然皆假名，究竟無有一物能比擬恰合也。師知其認識本來，曰還可修證否者，言汝既知此起尸機關，還可以修證否耶？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者，言不修證如何知是物？若受污染，則此物即隱而不現。此見性之語，亦最要保持之訣也。故師曰即此不污染，諸佛之所護念，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者，言汝既明此物，須保持覆護使不污染，而後方能常現，即為諸佛所護念。汝既如此修持，吾亦如此修持，兢兢然惟恐此物稍受污染，即自性自度之意。讓豁然契會師旨，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，日臻玄妙。後往南岳，大闡禪宗，首傳馬祖，再傳為臨濟，溈仰二宗，與青原派共為五宗，鼎盛一時，敕謚大慧禪師。

永嘉玄覺禪師，溫州戴氏子，少習經論，精天台止觀法門；因看維摩經，發明心地。偶師弟子玄策相訪，與其劇談，出言暗合諸祖，策云：『仁者得法師誰？』曰：『我聽方等經論，各有師承，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，未有證明者。』策云：『威音王已前即得，威音王已後，無師自悟，盡是天然外道。』曰：『願仁者為我證據。』策云：『我言輕，曹溪有六祖大師，四方雲集，並是受法者，若去則與偕行。』覺遂同策來參，繞師三匝，振錫而立。

師曰：『夫沙門者，具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。大德自何方而來，生大我慢？』覺曰：『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』師曰：『何不體取無生、了無速乎？』曰：『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。』師曰：『如是！如是！』玄覺方具威儀禮拜，須臾告辭。師曰：『返太速乎？』曰：『本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』師曰：『誰知非動？』曰：『仁者自生分別。』師曰：『汝甚得無生之意。』曰：『無生豈有意耶？』師曰：『無意誰當分別？』曰：『分別亦非意。』師曰：『善哉！少留一宿！』時謂一宿覺。後著「證道歌」盛行於世，謚曰「無相大師」，稱為真覺焉。

此分言玄覺禪師因看維摩詰所說經發明心地，後求祖師證明也。言禪師少年熟讀三藏，並精天台止觀之法，後看維摩經發明本心，與祖師弟子玄策談論間出言頗與諸祖暗合。策曰：仁者得法師誰？覺曰：我看維摩經，悟佛心宗，並非師授，究竟然否亦無證明者。策答曰威音王以前即得、已後無師自悟者，盡是天然外道。按威音王係古佛，其時人人知道不須師傳。已後不經師傳，即天然外道，無有是處。覺曰：願仁者為我證明，何如？策云：我言輕。因偕至曹溪，覺不行參叩禮。繞師三匝者，以佛視師也；振錫而立者，不以弟子自居也。師曰：夫沙門者，具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大德自何方而來，生大我慢？覺以機鋒答曰：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者，言生死無常，甚於暴流，禮儀所不暇及也。師曰：何不體取無生，了無速乎？言汝知生死無常，何不即自性本體以取無生，無生則無滅，無滅無生，一了百了，有何遲速可言。曰體即無生、了本無速者，言我已了知本性無有生滅，亦無遲速。師曰：如是！如是！知其已入不二法門也。玄覺既得師證明，方具威儀禮拜。須臾告辭，師曰：返太速乎？曰：本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言本性既無動搖，豈有遲速可得。師曰：誰知非動？言本之動否，誰得知之？曰：仁者自生分別。言我性本不動，無去無來。所謂動者，乃仁者自生分別之心耳。師曰：汝甚得無生之意。言汝知本性不動，他人所說皆自生分別，與自性無

關，是深得無生之意也。曰：無生豈有意耶？言性既無生，豈尚有意？若有意，則非自性，謂為無生可乎？師曰：無意誰當分別？言若無意，則生與不生又當誰為分別？曰：分別亦非意。言雖生與無生，自性自見，不分別而自然分別，全不用意識參加，蓋即真如用也。師曰：善哉！少留一宿。時謂一宿覺。以上問答了了，皆稱性而談，愈辯愈精，至分別亦非意，則活畫一個佛性給人看。所以大勢至菩薩久滅意根而圓通自在者，即無生也。三世諸佛無一不如此修入，世人每聞滅除意識，即生驚疑，蓋不見本性耳。若見本性，則意識雖滅，而見聞覺知，仍了了如常。讀者於此等處宜細心研求，庶乎有得。覺後著證道歌盛行於世，謚曰無相大師，稱為真覺焉。

禪者智隍，初參五祖，自謂已得正受；庵居長坐，積二十年。師弟子玄策，遊方至河朔，聞隍之名，造庵問云：『汝在此作什麼？』隍曰：『入定。』策云：『汝云入定，為有心入耶？無心入耶？若無心入者，一切無情草木瓦石，應合得定；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含識之流，亦應得定。』隍曰：『我正入定時，不見有「有無」之心。』策云：『不見有「有無」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』隍無對，良久，問曰：『師嗣誰耶？』策云：『我師曹溪六祖。』隍云：『六祖以何為禪定？』策云：『我師所說：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。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；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亂。禪性無住，離「住禪寂」；禪性無生，離「生禪想」；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』隍聞是說，徑來謁師。師問云：『仁者何來？』隍具述前緣。師云：『誠如所言。汝但心如虛空，不著空見；應用無礙，動靜無心；凡聖情忘，能所俱泯；性相如如，無不定時。』隍於是大悟，二十年「所得心」都無影響。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：『隍禪師今日得道！』隍後禮辭，復歸河北，開化四眾。

此分言禪者智隍初參五祖，自謂已得正受，長坐二十年，仍在門外。幸遇師弟子玄策引往曹溪參叩，始成正覺。當玄策遊方至河朔，聞隍之名。造庵問曰：汝在此作什麼？曰：入定。策曰：為有心入耶？無心入耶云云。以破其執迷，蓋性無出入，有何亂定？隍曰入定者，策已知其未入門內。故以有心入定，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；無心入定，則一切無情亦合得定以折之。繼又曰：不見有有無之心，即是常定。常定即是本性，本性自無出入；若有出入，即非本性。既非本性，何能常定？不得常定，何能大定？隍自知未得入門，所以無對。良久始曰：師嗣誰耶？策云：六祖。隍問六祖以何為禪定？策曰：我師所說不離本性，所

以能妙湛圓寂。不取於相，所以能體用如如。五陰本是空寂，六塵亦非實有。既不出不入，亦不定不亂。禪性本無所住，故離住禪之寂；禪性本自無生，故離生禪之想。自由自在，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蓋一切不著，自性自如，方能成就菩提也。隍聞是說，徑來謁師，且述指引因緣。師愍其遠來，遂垂開示。隍乃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化為烏有。何以故？心有所得，即難悟入。金剛經云：「須陀洹能作是念，我得須陀洹果否？」乃至我不作是念，我是離欲阿羅漢，皆破所得心也。蓋自性清淨，一無所得，方名最上乘。若起一念，我有所得，即落二乘。何則？自性已被所得心障覆故也。

一僧問師云：『黃梅意旨，甚麼人得？』師云：『會佛法人得。』僧云：『和尚還得否？』師云：『我不會佛法。』

此分不言何人參扣，只記問答之語，並以機鋒出之。蓋師處處悉以無上法門開示於人，使之自省。如此僧問師曰：黃梅意旨甚麼人得？若言我得，則心有所得，即落我人四相之中，非稱性而談矣。師曰會佛法人得者，言誰會佛法，誰皆可得也。僧曰：和尚還得否？若云已得，則不成其為祖師矣。故師曰：我不會佛法。蓋得即不得，不得即得；會即不會，不會即會。來去相因，皆所以顯示中道之義，讀者最宜虛心體會。

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，因至寺後五里許，見山林鬱茂，瑞氣盤旋，師振錫卓地，泉應手而出，積以為池，乃膝跪浣衣石上。忽有一僧來禮拜，云：『方辯，是西蜀人。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，囑方辯：「速往唐土！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，見傳六代，於韶州曹溪，汝去瞻禮！」方辯遠來，願見我師傳來衣鉢。』師乃出示，師問：『上人攻何事業？』曰：『善塑。』師正色曰：『汝試塑看。』辯罔措。過數日，塑就真相可高七寸，曲盡其妙。師笑曰：『汝只解塑性，不解佛性。』師舒手摩方辯頂授記。曰：『永為人天福田！』師仍以衣酬之。辯取衣分為三：一披塑像，一自留，一用樧裹瘞地中。誓曰：『後得此衣，乃吾出世住持於此，重建殿宇。』宋嘉祐八年，有僧惟先，修殿掘地，得衣如新像，在高泉寺，祈禱輒應。有僧擧臥輪禪師偈云：

『臥輪有伎倆，能斷百思想；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。』

師聞之，曰：『此偈未明心地。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繫縛。』因示一偈曰：

『惠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；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。』

此分言得道之人神通廣大，從心所欲。如師欲濯授衣，卓地泉出，即其一也。當浣衣時，有蜀僧方辯謁師。師曰：上人攻何事

業？曰：善塑泥像。已非出家人本分。况祖師所問，意在施法對治，豈料方辯所答，乃在身心之外，而以塑像為事乎？師乃正色曰：汝試塑看。數日果就，惟妙惟肖。師笑曰：汝善塑性，可惜不解佛性耳。即為摩頂授記，永與人天為福田。餘經文自明。又有一僧舉臥輪偈曰臥輪有伎倆云云，按此偈已入於頑空邪見，而猶以菩提日日長自詡。自錯不知，且舉以教人，其害可勝言哉！師聞之曰：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不知者依之而行，是反加縛束也。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云云，此偈正與上偈針對。蓋祖師所言乃自性菩提，臥輪所言猶木本菩提。何以故？木本菩提既無思想，任何境遇亦不起心，豈非無情之物乎？與祖師所言，自性菩提不斷思想，及對鏡心數起而菩提何以亦長者，真有天淵之別，學者可不善思而明辨乎！

頓漸品第八

佛法本無頓漸，因眾生根器利鈍不同，所以立頓漸之假名。智者言下了悟，愚者漸次修習，到達見自本性，則利鈍如一原無分別。故佛說理則頓悟，事以漸除。所謂頓者，係頓然悟入第一妙諦，仍須以次掃除一切法相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。若謂一悟即證妙果，是名魔說。所謂漸者，言下不能悟入，先將妄念煩惱除却，一心思惟聖道，忽然照見本來，即與智人無別，從此精進，直至成就菩提。所謂殊途同歸，實無頓漸之分也。故立頓漸品第八。

時祖師居曹溪寶林，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；於時兩宗盛化，人皆稱南能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。而學者莫知宗趣。師謂眾曰：『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；法即一種，見有遲疾。何名頓漸？法無頓漸；人有利鈍，故名頓漸。』然秀之徒眾，往往譏南宗祖師：『不識一字，有何所長？』秀曰：『他得無師之智，深悟上乘，吾不如也。且吾師五祖，親傳衣法，豈徒然哉？吾恨不能遠去親近，虛受國恩。汝等諸人毋滯於此！可往曹溪參决！』一日，命門人志誠曰：『汝聰明多智，可為吾到曹溪聽法；若有所聞，盡心記取，還為吾說。』
志誠稟命至曹溪，隨眾參請，不言來處。時，祖師告眾曰：『今有盜法之人，潛在此會。』志誠即出禮拜，具陳其事。師曰：『汝從玉泉來，應是細作。』對曰：『不是。』師曰：『何得不是？』對曰：『未說即是，說了不是。』師曰：『汝師若為示眾？』對曰：『常指誨大眾，住心觀淨，長坐不

臥。』師曰：『住心觀淨，是病非禪。長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聽吾偈曰：

「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；一具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？」』

此分顯示法無頓漸，而不見本性，莫知趨向，妄生分別。即如當時師居曹溪寶林，四方歸化；同時神秀大師在荊州玉泉寺演教，朝廷且供養為師。風聲所樹，時人遂以南能北秀並稱兩宗。秀為漸教，師為頓宗。究竟何名頓漸，實不解其宗趣，徬徨歧路，罔識歸依。師乃愍而謂眾曰：法本一宗，無有二相。以人有南北，強分為二，已屬非是。不過見性者有遲有疾，為少異耳。且人之根器利鈍不同，故立頓漸之假名，使智者頓悟，愚者漸修，同歸於道。實則法本法無法，了本無法，法於何有？況頓漸耶？乃秀之徒眾不明實相，反譏南宗祖師一字不識有何所長。秀聞，不特告誡徒眾毋得非議，且恨不能親近，令眾前往參決。卒見秀師受五祖薰陶，虛懷若谷，一心求道，畢竟高出儕輩，後卒證果，以視不知真諦徒作門戶之爭者，相去奚啻霄壤。一日，命門人志誠曰：汝聰明多智，可為吾到曹溪聽法，乃至還為吾說云云，即此數語，足見秀師是時尚未悟入，只是一味苦修。何以故？頓教之所以為頓教者，聞師開示，若悟則言下便悟。不悟，則對面千里，豈有令徒前往聞法還以奉告，甯非隔靴搔癢！卒之志誠聞教，頓然悟入，願為執侍，而秀仍依然故我，此其明證也。更有奇者，志誠既至曹溪，隨眾參請而不言來處。蓋遵秀師之囑，為盜法來耳。豈料師已預知其事，因告眾曰：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。可見頓漸二宗判若雲泥。何則？神秀師五祖有年，反不如師之神通自在事前預知。自性般若之最尊最上如此。志誠知師燭破其謀，出而禮拜，具陳前事。師曰：汝從玉泉來，應是細作。誠以未說即是，說了不是為對，真聰明善辯者也。師曰：汝師如何示眾？對曰常教人住心觀淨，長坐不臥云云，此法至今流傳頗廣，奈無一人成道。何哉？以其非正法，實邪見耳。故師誡之曰：住心觀淨，是病非禪；長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云云，以破其執著。蓋秀師所教全在色身上用功，不知色身如宅舍，前已言之，不過數十百根臭骨頭結構成形，有何功課可立？而乃強令長坐，不亦迷乎？總之能見自本性，坐也可，臥也可。不見本性，坐也是妄，臥也是妄。修道者不可不知，後之奉其教，及誤解般舟行，數十日不坐臥者，可幡然悟矣。

志誠再拜曰：『弟子在秀大師處，學道九年，不得契悟；今聞和尚一說，便契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為教示。』師曰：『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，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？與吾說看！』誠曰：『秀大師說：「諸惡莫作名

為戒，諸善奉行名為慧，自淨其意名為定。」彼說如此。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？』師曰：『吾若言有法與人，即為誑汝；但且隨方解縛，假名三昧。如汝師所說戒定慧，實不可思議也。吾所見戒定慧又別。』志誠曰：『戒定慧只合一種，如何更別？』師曰：『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，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；悟解不同，見有遲疾。汝聽吾說！與彼同否？吾所說法，不離自性；離體說法，名為「相」說，自性常迷。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。聽吾偈曰：

「心地無非自性戒，心地無痴自性慧，心地無亂自性定，
不增不減自金剛，身去身來本三昧。」』

此分言志誠聞師告誡，知伊師所教難以入道。於是再拜求師開示，且曰：弟子在秀大師處，學道九年，不得契悟。今聞言便契本心，弟子生死事大，求和尚更為教示云云。試思學道九年毫無進益，則漸教之難以悟入，亦已明甚！而志誠心知其非，然在未聞頓教之前，亦只如盲人摸象，各是其是。殆一聞開示，即悟前非，性根之利可想。師不即開示，乃先問秀師所教行相如何，然後再對症投藥，解其縛束。縛束既解，自能悟入。此頓教法門所由最尊最上最妙，為我佛獨一無二之心印，付諸教外別傳，得之者固無一不成佛作祖也。師曰：吾聞汝師教人戒定慧法，未審所說行相如何？誠曰秀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，乃至不知和尚以何法誨人云云，在未見性之人，聞此教法無不奉為圭臬。所謂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三歲小兒能知得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雖舌底翻蓮，無能難之者。然以之勸世，捨惡修善則可，若求入道，則如鳥獸臨渴，誤陽焰為水，由所見不真耳。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，即為誑汝。但且隨方解縛，假名三昧，即如汝師所說戒定慧，實不可思議云云。蓋秀師所說仍是不離色身法相，與師所說隨方解縛，迥然不侔。故曰：吾所見戒定慧則又有別。誠曰：戒定慧只合一種，如何更別？師曰汝師所說接大乘人，乃至名為相說，自性常迷云云。縱說一刼，徒增迷悶，有何益處？更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，方得名為真正戒定慧法。至此，師乃直截開示。所以先問秀說行相，知致病之源，對症投藥，兩兩對勘，使之自省，正是隨方解縛之意。然非肉身菩薩，又鳥能隨根接度，循循善誘哉！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云云，意謂心無虛妄，則本性清淨而名戒。心無愚迷，則本性光明而名慧。心無染著，則本性常住而名定。蓋本性原自清淨，一切不染，猶如金剛，無有能破壞者。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雖身有去來，而性無動搖。自性自如，即如如佛矣。

誠聞偈，悔謝，乃呈一偈曰：

『五蘊幻身，幻何究竟？廻趣真如，法還不淨！』師然之。復語誠曰：『汝師戒定慧，勸小根智人；吾戒定慧，勸大根智人。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脫知見；無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萬法。若解此意，亦名佛身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脫知見。見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。去來自由，無滯無礙；應用隨作，應語隨答，普見化身，不離自性，即得「自在神通、游戲三昧」；是名見性。』志誠再啓師曰：『如何是不立義？』師曰：『自性無非、無痴、無亂，念念般若觀照，常離法相，自由自在。縱橫盡得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頓悟頓修，亦無漸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。諸法寂滅，有何次第？』志誠禮拜，願為執侍，朝夕不懈。（誠，吉州太和人也。）

此分言志誠聞師開示，言下頓悟本來，乃呈自本心所見。五蘊幻身，幻何究竟，迴趣真如，法還不淨者，即針對以前秀師所教，全在色身上用功，幻中求幻，老死無成。今知悔悟，不但幻身無常，即廻趣真如亦是著相，著一絲頭，法即不淨也。師知其入門，故然之。復語之曰：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，乃至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，是名見性云云，已將第一義諦，從因地法行至成就菩提，徹始徹終，完全揭示，毫無餘蘊。蓋菩提涅槃，解脫知見，以及戒定慧種種法門，皆屬假名，為饒益一切眾生，示導修行正路，不得不假此設施以資接度。若見自本性，則縱橫自由。所以能如此者，以平常日用之間，雖應作應語，普見化身，而實不離自性，一真一切真故也。久之自在神通自可以次達到，至此則真名見性矣。志誠又問不立之義。師曰：自性無非、無痴、無亂，念念般若觀照，乃至諸法寂滅，有何次第云云，意謂能明自性，無論行住坐臥，時時刻刻以般若觀照，守而不離，用則徧於一切處，亦不著一切處，自在受用，不作父想子想，亦無用想，是則真正修行。無為而無不為，試問有何可立。及修行次第耶？至是，誠恍然大悟，再三禮拜，願為執侍服役，朝夕不懈。

一僧志徹，江西人，本姓張，名行昌；少任俠。自南北分化，二宗主雖亡彼我，而徒侶競起愛憎。時北宗門人，自立秀師為第六祖，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，乃囑行昌來刺師。師心通，預知其事，即置金十兩於座間。時夜暮，行昌入祖室，將欲加害，師舒頸就之，行昌揮刃者三，悉無所損。師曰：『正劍不邪，邪劍不正；只負汝金，不負汝命。』行昌驚仆，久而方蘇，求哀悔過，即願出家。師遂與金，言：『汝且去！恐徒眾翻害於汝。汝可他日易形而來，吾當攝受。』行昌稟旨宵遁；後投僧出家，具戒精進。一日，憶師之言，遠來禮覲。師曰：

『吾久念汝，汝來何晚？』曰：『昨蒙和尚捨罪，今雖出家苦行，終難報德。其惟傳法度生乎？

此分言事實經過，可分數節研求。一者，門戶之見最為痛心。如神秀與師，同隸五祖門下，神秀多年而不得，師言下而頓悟，此根器之不同，亦以見大道之公，決無私授。古人取則天地日月，以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日月無私照故也。苟是其人，陌路可教；設非其人，父子不傳。非不傳也，彼既不悟，傳之猶不傳也。此五祖衣法所以授師而不及秀者，道固應爾，豈有所為而為之耶？雖神秀與師尚無彼此，而秀之徒眾因妒生憎，既私立秀師為六祖，復恐師傳衣為天下所聞，遽謀殺害。門戶之爭，今古一轍。然如此存心，凡夫尚不可，況修道之士乎！二者，因果報應絲毫不爽，冤債酬償尤難倖免。如大師過去生中負行昌金十兩，今因緣和合，故受秀徒所使。設師被害而取其金，是師債已償，而行昌反負師命。冤冤相報，甯有了期？一切眾生不知因果報應，固無日不在愁憂苦惱之中，宛轉呻吟，無可奈何。讀此者可以竦然矣！三者，得道之人水火刀兵弗能損害。經云：「如風吹光，如刀斷水。」觀於師之舒頸就刃，悉無所損，足為明證。且以物言固為劍，以法言則為見，邪不勝正，焉能為害？況不負命耶！四者，冤親平等，無我無人。如大師受行昌三刃毫不為動，既償其金，縱之使去。復囑他日易形而來，吾當攝受。此何等胸襟！何等度量！與世尊昔遭歌利王之割截，及得道後，首度憍陳如情形相彷彿，（憍陳如即歌利王後身）修大乘者不可不如是存心也。五者，勇於改過，終成上善。如行昌任俠自詡，謀刺不得，求哀悔過，投僧出家。蒙師開示，卒悟妙諦。然則一切凡夫又安可自甘暴棄，而不亟求反省乎！餘經文自明。

弟子常覽涅槃經，未曉「常」「無常」義，乞和尚慈悲，略為解說。』師曰：『無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』曰：『和尚所說，大違經文。』師曰：『吾傳佛心印，安敢違於佛經？』曰：『經說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言無常；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，皆是無常，和尚却言是常；此即相違，令學人轉加疑惑。』師曰：『涅槃經，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，便為講說，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。乃至為汝，終無二說。』曰：『學人識量淺昧，願和尚委曲開示。』

師曰：『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說什麼善惡諸法？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？故吾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又，一切諸法若無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；故吾說常者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。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，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，共成八倒，故於涅槃了義教

中，破彼偏見，而顯說真常、真樂、真我、真淨。汝今依言背義，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，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；縱覽千遍，有何所益？』行昌忽然大悟，說偈曰：

『因守無常心，佛說有常性；不知方便者，猶舂池拾礫。
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現前；非師相授與，我亦無所得。』

師曰：『汝今徹也，宜名志徹。』徹禮謝而退。

此分專言佛性。行昌既蒙師攝受後，禮謝前愆，因求開示。曰：弟子常覽涅槃經，未曉常、無常義理所在，乞慈悲解說。師曰：無常即佛性，有常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佛說涅槃經，一者常，二者無常，佛性非常非無常。蓋無常是邊，常亦是邊，所以說佛性非常非無常。但此處未即開示佛性正義，先將常無常二相翻說，以啓發行昌疑問。曰：和尚所說大違經文！師曰：吾傳佛心印，安敢違經。以明前說之弗舛。行昌曰：經說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言無常；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，和尚却言是常。此即相違，令學人轉加疑惑云云，不但行昌疑惑，後人讀經者亦無不疑惑。師曰：大般涅槃經，吾昔聽尼無盡藏誦一遍，便為講解，無一字一句不合經義。今為汝說，終無二理。行昌曰：學人識量淺昧，不明奧義，惟願委曲開示云云，至此誠切懇求，師乃揭出妙諦曰：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說什麼善惡諸法！乃至窮刼以來，無一人發菩提心者，故吾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意謂佛性本常，眾生悉有。但迷不回頭，萬刼輪迴，即是無常，佛說非幻成幻法。所謂真正大善知識絕跡世間，非無也，如鳳毛麟角不易覯之意也。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；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，故吾說常者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。意謂一切萬法本無自性，若有自性，則物物皆可容受生死。性有限量，或斷或續，因果業報亦失準確，而真常性有不能周徧之處，故師說常者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。所以佛比為凡夫外道，執於邪常，諸二乘人，於常計無常，無常計常；樂計無樂，無樂計樂；我計無我，無我計我；淨計不淨，不淨計淨；共成八倒。故世尊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，顯說真常、真樂、真我、真淨。汝今只知依照經文，違背經義，以斷滅無常，確定死常，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，縱覽千遍，有何所益云云。以上二說，互相顯發，真理自出，所以促行昌之自悟。與機緣品為弟子法達所說，經轉轉經，事異理同，可以互證。行昌言下大悟，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云云，意謂前以無常幻心誤作法王，不知佛說本有常性，認賊作子，一切凡夫拾瓦礫為明珠，亦復如是。我今蒙師開示，豁然省悟，不加功力，佛性自然現前。所謂佛性者，本自具有，非師授與；而自性內照，我亦無所得焉。師曰：汝今徹也，

宜名志徹。言已通徹佛性，可以自性自度矣。徹於是禮拜感謝而退。

有一童子，名神會，襄陽高氏子；年十三，自玉泉來參禮。師曰：『知識！遠來艱辛！還將得「本」來否？若有本則合識主，試說看！』會曰：『以無住為本，見即是主。』師曰：『這沙彌爭合取次語？』會乃問曰：『和尚坐禪，還見不見？』師以拄杖打三下，云：『吾打汝是痛不痛？』對曰：『亦痛亦不痛。』師曰：『吾亦見亦不見。』神會問：『如何是亦見亦不見？』師云：『吾之所見，常見自心過愆，不見他人是非好惡，是以亦見亦不見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？汝若不痛，同其木石；若痛，則同凡夫，即起恚恨。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，痛不痛是生滅；汝自性且不見，敢爾弄人？』神會禮拜悔謝。

師又曰：『汝若心迷不見，問善知識覓路；汝若心悟，即自見性，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見自心，却來問吾見與不見。吾見自知，豈代汝迷？汝若自見，亦不代吾迷！何不自知自見，乃問吾見與不見？』神會再禮百餘拜，求謝過愆；服勤給侍，不離左右。一日，師告眾曰：『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，無背無面，諸人還識否？』神會出曰：『是諸佛之本源，神會之佛性。』師曰：『向汝道無名無字，汝便喚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蓋頭，也只成箇知解宗徒。』祖師滅後，會入京洛，大宏曹溪頓教，著顯宗記，盛行於世，是為「荷澤禪師」。

此分言童子神會年僅十三，才智過人，未見本性，即以機鋒口吻玩弄祖師，卒賴薰陶，終成道器。會自玉泉來參禮，師曰：知識遠來艱辛，還將得本來否？若有本，則合識主云云。言知識千里遠來，還認得本來面目否？若認得，即是汝之真正主人。會曰：以無住為本，見即是主。師曰：這沙彌爭合取次語者。意謂言不由衷，造次對答，毫無義意。就會言而論，無住則失所歸依，見即是妄，而彼反以為主，豈非邪見？會不悟，更問師曰：和尚坐禪，還見不見？意即和尚見性與否？師以拄杖打會三下云：吾打汝是痛不痛？對曰：亦痛亦不痛。師曰：吾亦見亦不見。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？師曰：吾之所見者，常見自心過愆，不見他人是非善惡，是以亦見亦不見云云。對症下藥，絕妙指點。蓋世人不見自性，即因不見自心過愆，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，甯獨會哉？故師言汝痛則同凡夫，不痛則同木石。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，痛不痛是生滅，汝自性且不見，敢侮弄人耶？神會禮拜悔謝。蓋會既不見性，只學得一片機語，恃其唇舌犀利，欲以此逗

引師言，亦聰明太過之誤也。然後世不如會之虛心悔過，徒尚利口喋喋、禪機娓娓，毫無真實者可以休矣。師又曰：汝若心迷不見，問善知識覓路，當竭誠恭敬參求。汝若心悟，得見本性，依法修行，亦不合肆無忌憚巧語侵人。汝今自迷不見自心，却來問吾見與不見。吾見自知，豈代汝迷？汝若自見，亦不代吾迷。何不自知自見，乃問吾見與不見云云。此數語痛快淋漓，雖屬訶斥，但自性自見當機指導，已於言外見之。神會自知罪過，再禮百餘拜，求謝過愆，服勤給侍，不離左右。如會者，可謂過而能改之豪傑，卒證妙果，不亦宜哉！一日，師告眾曰：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、無名無字、無背無面，汝等還識否云云。奇哉此物！即之不見，呼之却應，三世諸佛咸不認識，安立無邊假名，迷誤無量眾生。何則？開口即錯，動念便乖。靈山會上，世尊拈花示眾，迦葉尊者破顏微笑，即此物也。達摩祖師初見梁武，梁武曰：對朕者誰？祖曰：不識！亦此物也。神會賣弄聰明，出曰：是諸佛之本源，神會之佛性。師曰：已向汝道無名無字，汝便喚作本源佛性！汝向去有把茅蓋頭，也只成箇知解宗徒而已云云。蓋佛性本源全屬假名，但一開口即落二法。故師言有把茅蓋頭，成為知解宗徒也。祖師滅後，會入京洛，大宏曹溪頓教，著顯宗記盛行於世，稱為荷澤禪師焉。

師見諸宗難問，咸起惡心，多集座下，愍而謂曰：『學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惡念，應當盡除。無名可名，名於「自性」；無二之性，是名「實性」。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，言下便須自見！』諸人聞說，總皆作禮，請事為師。

此分總結上文。其時四方修士雲集寶林，各宗其宗，互相詰難，意趣不合，咸起惡心。師預知其事，愍而謂之曰：大凡學道之人，要將一切善念惡念完全拋除，無名可名，名於自性。自性猶屬強名，其餘法相更屬虛假。善是邊，不善亦是邊，故法相有二。若離善惡之念，則法無二相。無二之性，是名實性。於實性上，可以建立一切教門，千宗萬派，任意設施。總須言下自見，方為正法；否則說有說無，是彼非此，全屬邪見，不能入道。於是座下諸宗之人聞師所說，總皆悔悟，作禮而退，請事為師焉。

護法品第九

護法者，如大般涅槃經云：「手執戈矛，侍佛左右，以防止魔類攪擾清淨道場也。」如世尊說於過去無量劫前，有比丘修行正法，為破僧所嫉，羣趨加害。時佛為國王，聞之披堅執銳與破僧決鬬，比丘得免於難，而王因傷殞命，以此護法因緣，生不動

國，及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修自性功德無量無邊，護法功德亦無量無邊，故立護法品第九。

神龍元年上元日，則天中宗詔云：『朕請安秀二師，宮中供養；萬幾之暇，每究一乘。二師推讓云：「南方有能禪師，密授忍大師衣法，傳佛心印，可請彼問。」今遣內侍薛簡，馳詔迎請。願師慈念，速赴上京。』師上表辭疾，願終林麓。薛簡曰：『京城禪德皆云：「欲得會道，必須坐禪習定；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。」未審師所說法如何？』師曰：『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也？經云：「若言如來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」何故？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，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。究竟無證，豈況坐耶？』

簡曰：『弟子回京，主上必問；願師慈悲，指示心要，傳奏兩宮，及京城學道者；譬如一燈，然千百燈，冥者皆明，明明無盡。』師云：『道無明暗，明暗是代謝之義。明明無盡，亦是有盡，相待立名。故淨名經云：「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。」』

簡曰：明喻智慧，暗喻煩惱；修道之人，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，無始生死憑何出離？師曰：『煩惱即是菩提，無二無別。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，此是二乘見解，羊鹿等機。上智大根，悉不如是。』

簡曰：『如何是大乘見解？』師曰：『明與無明，凡夫見二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。無二之性，即是實性。實性者：處凡愚而不減，在賢聖而不增；住煩惱而不亂，居禪定而不寂；不斷不常，不來不去，不在中間及其內外。不生不滅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遷，名之曰「道」』。

簡曰：『師說不生不滅，何異外道？』師曰：『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，將滅止生，以生顯滅；滅猶不滅，生說不生，我說不生不滅者，本自無生，今亦不滅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淨心體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恆沙。』

簡蒙指教，豁然大悟，禮辭歸闕，表奏師語。其年九月三日，有詔獎諭師曰：『師辭老疾，為朕修道，國之福田！師若淨名，託疾毗耶，闡揚大乘，傳諸佛心，談不二法。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；朕積善餘慶，宿種善根，值師出世，頓悟上乘。感荷師恩，頂戴無已！』並奉磨納袈裟及水晶鉢，敕韶州刺史修飾寺宇，賜師舊居為國恩寺焉。

此品言當時法化之盛，超越千古。以則天之驕侈，然對於佛法及大善知識至為尊敬，既請嵩山安國師及玉泉神秀師入宮供養，因問一乘之道。二師推讓云：南方有曹溪六祖，密受五祖衣法，傳

佛心印，可請彼問為辭。兩宮乃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，師表辭不赴。薛簡曰京師禪德皆云，欲會道須坐禪習定云云，此正秀師所教，常坐不臥，住心觀淨之法。蓋未見性之人，無一不作如是修。在初，未嘗不自以為妙法，豈料誤己誤人，終至無成，如此之輩，幾於無處無之。師知其執著，乃云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乎？並引金剛經以證如來清淨，諸法空寂。所謂禪坐，不過假名，自性中一無所得，無形無相，無言無說，究竟無證，何況坐耶？簡知前非，求師慈悲指示心要，並引無盡燈法門，明明無盡為言。師曰：道無明暗，明暗是代謝之義，相待立名。若淨名經云：「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。」言佛性獨一無二，無有與之相對待者，不可以明明無盡為比。簡曰：明喻智慧，暗喻煩惱。倘不用智慧照破煩惱，憑何出離生死云云，不知以智慧照破煩惱，正是生滅二法。如何以生滅法而求出離生死，豈非南轅而北轍乎？故師曰：煩惱即是菩提，無二無別。若以智慧照破煩惱，是二乘見解。上智之人悉不如是，即言下破其執著，使之悟解深入也。簡曰：然則如何是大乘見解？師曰：明與無明，凡夫見為二法。若以智者觀之，其性實無二相；此無二之性，即是實性。凡愚不減，賢聖不增。推而言之，住煩惱之中不覺雜亂，居禪定之內不覺空寂，無斷常來去，不在中間內外，不生不滅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遷，故名之為道。妙哉！妙哉！此法之妙，真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其所以妙者，正妙在不生不滅，不定不亂，不在內外中間。然非見自本性者又烏知其妙哉！簡曰：師說不生不滅，與外道有何分別？師曰：外道所說不生不滅，係將生止滅，以滅顯生；滅猶不滅，生說不生云云。即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。念起是病，不續是藥。換言之，即以後念止前念之法，不知前念未滅，後念又生，滅非滅盡，生謂無生，是以楔出楔之類耳。師說不生不滅者，本自無生，今亦不滅，與外道以念止念之法判若天淵，所以不同外道。以上先將簡之種種法執完全摧毀，使之毫無依據，乾乾淨淨，然後始教之曰：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法惡法都莫思量分別，自然得入清淨心體，湛然常寂者，言見此本心本性，守而不離，至常光現前時，則妙用等於恆沙，神通變化，遊戲三昧，自由自在，縱橫盡得矣。簡蒙開示，豁然大悟，乃禮辭歸闕，表奏師語。遂有袈裟鉢盂之錫，並敕刺史修飾寺宇，賜師之舊居名國恩寺，此所謂人王護法，盛莫與京矣。詔內師若淨名，託疾毗耶者，言師以老疾辭不赴京，猶之維摩詰居士於毗離耶大城示現有疾之意，餘經文自明。

付囑品第十

付囑者，以法付囑諸大弟子，分化四方，流傳後代，亦即師最後之微言也。衣鉢表信，止師弗傳，所以杜爭端，不得不爾。至於佛法則代代遞傳，迄今不斷，故立付囑品第十。

師一日喚門人法海、志誠、法達、神會、智常、智通、志徹、志道、法珍、法如等曰：『汝等不同餘人，吾滅度後，各為一方師。吾今教汝說法，不失本宗。先須舉三科法門，動用三十六對，出沒即離兩邊，說一切法莫離自性！忽有人問汝法，出語盡雙，皆取對法，來去相因；究竟二法盡除，更無去處。

三科法門者，「陰、界、入」也。陰是五陰，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」是也。入是十二入，外六塵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」，內六門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」是也。界是十八界，「六塵、六門、六識」是也。自性能含萬法，名含藏識。若起思量，即是轉識。生六識，出六門，見六塵。如是一十八界，皆從自性起「用」。自性若邪，起十八邪；自性若正，起十八正。若「惡用」即「眾生用」，「善用」即「佛用」，「用」由何等？由自性有。

對法，外境。無情五對：天與地對，日與月對，明與暗對，陰與陽對，水與火對；此是五對也。法相語言十二對：語與法對，有與無對，有色與無色對，有相與無相對，有漏與無漏對，色與空對，動與靜對，清與濁對，凡與聖對，僧與俗對，老與少對，大與小對；此是十二對也。自性起用十九對：長與短對，邪與正對，痴與慧對，愚與智對，亂與定對，慈與毒對，戒與非對，直與曲對，實與虛對，險與平對，煩惱與菩提對，常與無常對，悲與害對，喜與瞋對，捨與慳對，進與退對，生與滅對，法身與色身對，化身與報身對；此是十九對也。』

師言：『此三十六對法，若解用，即道貫一切經法，出入即離兩邊。自性動用，共人言語，外於相離相，內於空離空。若全著相，即長邪見；若全著空，即長無明。執空之人，有謗經，直言「不用文字」。既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語言，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「直道不立文字」。即此「不立」兩字，亦是文字。見人所說，便即謗他言著文字。汝等須知！自迷猶可，又謗佛經。不要謗經！罪障無數！若著相於外，而作法求真；或廣立道場，說有無之過患；如是之人，累劫不可見性。但聽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！若聽說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。但依法修行，無住相法施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說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若有人問汝義，問有，將無對；問無，將有對；問凡，以聖對；問聖，以凡對；

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。汝一問一對，餘問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設有人問：「何名為暗？」答云：「明是因，暗是緣，明沒則暗，以明顯暗，以暗顯明，來去相因，成中道義。」餘問悉皆如此。汝等於後傳法，依此轉相教授，勿失宗旨！』

此分師因將近涅槃，知首徒法海等堪以荷擔大法，故喚集付囑一切，及將來說法度生，不失本宗宗旨，俾頓教得以永久流傳。汝等不同餘人者，師座下有弟子千餘人，四方雲集參叩者難以數計，惟法海等十人為師高足，悉已見性明心，堪為一方師，故特付以教化之法。吾今教汝等說法，不失本宗。本宗即頓宗，直指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自性自度，自修自證，自成佛道之法，亦即佛門最上一乘之心印也。先須舉三科法門，動用三十六對，出入即離兩邊。為人演說一切法，能不離自性，即不著兩邊。譬如忽然之間，有人問汝如何是法，答語盡雙，皆取對法，使來去相因，不著邊見，究竟二法盡除，更無去處，即不失本宗。三科法門，經文自明。自性能含藏萬法，萬法由自性而生，故名含藏識。起念即是轉識，轉識即出六門而見六塵，故一十八界均由自性起用。性邪則起十八邪，性正則起十八正。性含惡用即眾生用，善用即佛用，其理可與般若品所說，互相對勘，但此處專言應對之法。應對者，非普通應酬之謂。乃借此顯示佛法妙用，示導見性，以明本宗宗旨所在也。用由何等？由自性中有對法故。云何對法？以外境言，無情五對，即天地、日月、明暗、陰陽、水火五對是也。法相語言十二對，即語法、有無、有色無色、有相無相、有漏無漏、色空、動靜、清濁、凡聖、僧俗、老少、大小十二對是也。自性起用十九對，即長短、邪正、痴慧、愚智、亂定、慈毒、戒非、直曲、實虛、險平、煩惱菩提、常無常、悲害、喜瞋、捨慳、進退、生滅、法身色身、化身報身、十九對是也。此三十六對法若能解用，即道貫一切經法，出入即離兩邊。此何意耶？讀者多不悟解，蓋一切萬法皆屬名色。經云：「世間一切法，離名無所有。」雖有智者，不能呼無名之物，作無名之務，此顯而易見者也。然則名色又何自而起耶？曰：由對法而起。因有顯無，緣無顯有；因大顯小，緣小顯大。雖有情無情，法相語言，用處不同，立名別異，而其為名色則一。所謂隨其所作，處處得名，全屬虛假施設。若能了此，打破名相，隨所滅處，即名真實。不著兩邊，即名中道。中道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，故言貫一切經法，出入即離兩邊也。而自性動用，共人言語時，務須外離一切相，內離一切空，方合道意。且執空之人謗經者眾，直謂不用文字，以為是相。不知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語言。何以故？語言即文字相耳！又云直道不立文字，不知即

此不立兩字，亦是文字。汝等須知，自迷猶可，不要謗經。自迷不過一身，謗經害及大眾，故罪障無數，切宜戒之。至若著相於外，作法求真，廣立道場，爭說有無，如是等人累劫不能見性。但聽依法修行，切莫百物不思，於道性反生窒碍。若聽說不修，令人又起邪見，二者亦屬邊見，不可為法。以上法障，皆須解除，但依法修持，無住相布施，即是佛之正法。汝等若悟此說，依此作用修行，即不失本宗宗旨矣。汝等於外布教之時，設有人問汝義理所在，問有以無對，問聖以凡對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。恐汝等不明，再為詳示。假設有人問：何名為暗？則答以：明是因，暗是緣，明沒則暗，因暗顯明。餘問皆如此，舉一反三可以類推，汝等於後傳法，依照以上所說，轉相教授，勿失宗旨為囑。

師於太極元年壬子，延和七月，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，仍令促工。次年夏末，落成。七月一日，集徒眾曰：『吾至八月，欲離世間。汝等有疑，早須相問，為汝破疑，令汝迷盡。吾若去後，無人教汝。』法海等聞，悉皆涕泣；惟有神會，神情不動，亦無涕泣。師云：『神會小師，却得善不善等，毀譽不動，哀樂不生。餘者不得，數年山中，竟修何道？汝今悲泣，為憂阿誰？若憂吾不知去處，吾自知去處。吾若不知去處，終不預報於汝。汝等悲泣，蓋為不知吾去處；若知吾去處，即不合悲泣。法性本無生滅去來。汝等盡坐，吾與汝說一偈，名曰「真假動靜偈」。汝等誦取此偈，與吾意同；依此修行，不失宗旨。』眾僧作禮，請師作偈。偈曰：

『一切無有真，不以見於真；若見於真者，是見盡非真。
若能自有真，離假即心真；自心不離假，無真何處真？
有情即解動，無情即不動；若修不動行，同無情不動。
若覓「真不動」，動上有不動；不動是不動，無情無佛種。
能善分別相，第一義不動；但作如此見，即是真如用。
報諸學道人，努力須用意！莫於大乘門，却執生死智！
若言下相應，即共論佛義；若實不相應，合掌令歡喜。
此宗本無諍，諍即失道意；執逆諍法門，自性入生死。』

時，徒眾聞說偈已，普皆作禮。並體師意，各各攝心，依法修行，更不敢諍。乃知大師不久住世，法海上座再拜問曰：『和尚入滅之後，衣法當付何人？』師曰：『吾於大梵寺說法，以至於今，鈔錄流行，目曰「法寶壇經」。汝等守護，遞相傳授，度諸羣生；但依此說，是名正法。今為汝等說法，不付其衣。蓋為汝等信根淳熟，决定無疑，堪任大事；然據先祖達摩大師付授偈意，衣不合傳。偈曰：

「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；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」』師復曰：『諸善知識！汝等各各淨心，聽吾說法。若欲成就種智，須達一相三昧，一行三昧。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，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，不念利益成壞等事，安閒恬靜，虛融澹泊，此名「一相三昧。」若於一切處，行住坐臥，純一直心，不動道場，真成淨土，此名「一行三昧」若人具二三昧：如地有種，含藏長養，成熟其實；一相一行亦復如是。我今說法，猶如時雨，普潤大地；汝等佛性，譬諸種子，遇茲霑洽，悉皆發生。承吾旨者，决獲菩提；依吾行者，定證妙果。聽吾偈曰：

「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萌；頓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」』師說偈已，曰：『其法無二，其心亦然。其道清淨，亦無諸相。汝等慎勿「觀靜」及「空其心」，此心本淨，無可取捨。各自努力，隨緣好去。』爾時，徒眾作禮而退。

此分言師未涅槃之先一年七月，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，塔猶世俗之壽藏。次年落成，又於先一月集徒眾曰：吾至八月，欲離世間。有疑即須早問，莫待後來追悔。時弟子法海等聞師將近涅槃，悉皆悲淚涕泣，不能自已。獨神會不然。師稱之曰：神會小師，却得善不善等毀譽哀樂、不動不生。餘皆不得，所修何道？蓋神會平日修習空定，遇此可哀之事漠不動念，非餘人可及。師隨即破之曰：汝等悲泣，蓋憂吾不知去處耳。若知吾去處，即不合悲淚。法性本無生滅去來，色身雖壞，此性實常住不變，汝等甯不知耶？今可盡坐，吾與說一偈，名曰真假動靜偈，汝等誦取此偈，若與吾之意見相同，依此修行即不失宗旨。偈語首八句言世間一切萬法，無一真實，無非虛妄。然一切凡夫認賊作子，以假為真者何也？以其不見真心耳。若見真心，則凡眼見種種境界無非假名法相，毫無真實。但離真即假，離假即真，全憑自心主持，自心若不遠離一切假法，則心即非真；心既非真，更欲於何處而求真耶？中十二句言凡屬有情眾生，皆具見聞覺知、一切動作；無情之物，如頑石枯木，則無知覺動作。此係借無情之物，以喻真心之本來不動。但頑空不動，以其無情；真心雖不動，而佛性不斷，見聞覺知亦無異平常，故能成道而可貴。蓋動者四肢五官百骸也，不動者自性也，本心也。真修行人身雖動而心不動，反是則心隨身動，不能把持，終是凡夫。頓教大法已盡示於此數語。故曰但作如此見，即是真如用也。末十二句言汝等學道之人若能悟入，只依之而修即可成道，但須努力而求，切莫執著，入於生死斷滅。設與人說法，言下相應，即可共論佛義。否則合掌令其歡喜，切勿諍論，因此宗無諍。何以無諍？因一涉諍

論，則是非即起，自性入於生死，先失道意，尚望成道乎？故須切戒也。時徒眾聞偈已，各各攝心不敢再諍。乃知大師不久住世，法海上座再拜請問衣法當付何人。師曰：吾於大梵寺說法至今，鈔錄流行，名曰「法寶壇經」汝等守護，依此法修，即名正法先祖偈意，衣不合傳。偈曰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。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者，言吾本來自西土東度，為傳佛大法，救度一般為情所迷之人。由吾而傳五代弟子，然後法周沙界，得道如林。故曰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也。師復曰：汝等欲成就種智，須達一相三昧及一行三昧之旨。何謂一相三昧？若於一切處所而不住法相，於彼法相之中，愛憎不生，不取不捨，不念自他利益成壞等事，安閒恬靜，虛融澹泊，遠離一切塵勞妄想，即名一相三昧。何謂一行三昧？一切處所，無論行住坐臥，但能心口如一，直行不二，是不動道場，真成無上淨土，即名一行三昧。若人能具此二三昧者，如地有種子，得雨即生，自然成實。我今說法亦復如是。汝等佛性猶如種子，遇茲霑洽，悉皆發生。依吾旨而行，定證妙果也。聽吾偈曰：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萌；頓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偈意言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如大地之含有種子，得雨則萌芽自生。奈眾生雖有佛性，為煩惱所覆不能顯現，今聞吾說法，頓然了悟不生不滅，依之以自度自修，自然成就菩提妙果。千修千得，决定無疑也。師說偈已，復曰：其法無二，其心亦然，其道清淨亦無諸相者，言佛法無有二相，本心亦然；無相之相，名為實相。此相妙湛圓寂，不染不雜，汝等徒眾切勿觀靜及空其心，致墮有為無記二邊，則不可救藥矣。蓋此心本來清淨，猶如虛空，無可取捨。各須努力勤求，隨緣好去也。爾時徒眾皆作禮而退。

大師，七月八日，忽謂門人曰：『吾欲歸新州，汝等速理舟楫！』大眾哀留甚堅。師曰：『諸佛出現，猶示涅槃；有來必去，理亦常然。吾此形骸，歸必有所。』眾曰：『師從此去，早晚可回。』師曰：『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』又問曰：『正法眼藏，傳付何人？』師曰：『有道者得，無心者通。』又問：『後莫有難否？』師曰：『吾滅後五六年，當有一人來取吾首。聽吾記曰：「頭上養親，口裏須餐；遇滿之難，楊柳為官。」』又云：『吾去七十年，有二菩薩，從東方來，一出家，一在家，同時興化，建立吾宗；締緝伽藍，昌隆法嗣。』問曰：『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，傳授幾代？願垂開示。』師云：『古佛應世，已無數量，不可計也。今以七佛為始，過去莊嚴劫，毘婆尸佛，尸棄佛，毘舍浮佛；今賢劫，拘留孫佛，拘那舍牟尼佛，迦葉佛，釋迦文佛；是為七佛。

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，第二阿難尊者，第三商那和修尊者，第四優婆毱多尊者，第五提多迦尊者，第六彌遮迦尊者，第七婆須蜜多尊者，第八佛馱難提尊者，第九伏馱蜜多尊者，第十脇尊者，十一富那夜奢尊者，十二馬鳴大士，十三迦毘摩羅尊者，十四龍樹大士，十五迦那提婆尊者，十六羅睺羅多尊者，十七僧伽難提尊者，十八伽耶舍多尊者，十九鳩摩羅多尊者，二十闍耶多尊者，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，二十二摩拏羅尊者，二十三鶴勒那尊者，二十四師子尊者，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，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，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，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（此土是為初祖）二十九慧可大師，三十僧璨大師，三十一道信大師，三十二宏忍大師，惠能是為三十三祖。從上諸祖，各有稟承。汝等向後，遞代流傳，毋令乖誤！』

此分言師於未涅槃前二十餘日，囑弟子等速料理舟楫，欲回新州原籍。大眾哀留甚堅，請師無般涅槃。師曰：諸佛現世如優曇花，猶示涅槃，且有來有去，事理之常，斷無常住之理。吾此形骸，歸必有所，亦事理之常，何必如此堅留。眾曰：師從此去，早晚可回。意謂師回鄉小住，尚有再來之日，但不知早晚，？師曰：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意謂此次歸里即般涅槃，所以必須歸故里者，猶葉落歸根之意。但佛性常存，寂光普照，神雖來而形已離，故來時無口。眾曰：正法眼藏當付何人？此問非欲繼佛正統，欲得承師位，如首座或教授者而依止之耳。故師曰：不必承繼依止，凡有道者無一不得，凡無心者無一不通。人人皆可自性自度，自證自修，固無限量也。眾曰：未知從上佛祖，應世以來，傳授幾代？師曰：古佛應世已多至不可數計，姑以七佛為始。過去莊嚴劫毗婆尸佛，尸棄佛、毗舍浮佛，為莊嚴劫最後三佛。今賢劫千佛，則以拘留孫佛為始，次拘那舍牟尼佛，次迦葉佛，次釋迦文佛，連前共七佛。釋迦文佛首傳大迦葉尊者，遞至於吾，共三十三祖。從上諸祖各有稟承，汝等向後亦當如此，遞代流傳，毋令斷絕乖誤，是為至囑。弟子又問師涅槃後有無難否？師曰：吾滅度後五六年，當有人欲取吾首，聽吾讖曰云云。讖猶預言也，蓋頭上養親者，孝也。口裏須餐者，子也。遇滿之難者，張淨滿也。楊柳為官者，楊侃柳無忝也。事實詳見後文。

大師，先天二年癸丑歲，八月初三日，（是年十二月，改元開元。）於國恩寺齋罷，謂諸徒眾曰：『汝等各依位坐，吾與汝別。』法海白言：『和尚留何教法，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？』師言：『汝等諦聽！後代迷人，若識眾生，即是佛性；若不識眾生，萬劫覓佛難逢。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，見自心佛性。欲求見佛，但識眾生；只為眾生迷佛，非是佛迷眾生。自性若

悟，眾生是佛；自性若迷，佛是眾生。自性平等，眾生是佛；自性邪險，佛是眾生。汝等心若險曲，即佛在眾生中；一念平直，即是眾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自若無佛心，何處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！外無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萬種法。故經云：「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」吾今留一偈，與汝等別，名「自性真佛偈」。後代之人，識此偈意，自見本心，自成佛道。』偈曰：

『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見三毒是魔王；邪迷之時魔在舍，正見之時佛在堂。

性中邪見三毒生，即是魔王來住舍；正見自除三毒心，魔變成佛真無假。

法身報身及化身，三身本來是一身；若向性中能自見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

本從化身生淨性，淨性常在化身中；性使化身行正道，當來圓滿真無窮。

婬性本是淨性因，除婬即是淨性身；性中各自離五欲，見性剎那即是真。

今生若遇頓教門，忽遇自性見世尊。若欲修行覓作佛，不知何處擬求真？

若能心中自見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；不見自性外覓佛，起心總是大痴人。

頓教法門今已留，救度世人須自修；報汝當來學道者，不作此見大悠悠。』

師說偈已，告曰：『汝等好住，吾滅度後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！受人吊問，身著孝服，非吾弟子！亦非正法！但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無動無靜，無生無滅，無去無來，無是無非，無住無往。恐汝等心迷，不會吾意，今再囑汝，令汝見性。吾滅度後，依此修行，如吾在日。若違吾教，縱吾在世，亦無有益。』復說偈曰：

『兀兀不修善，騰騰不造惡；寂寂斷見聞，蕩蕩心無著。』

此分言師涅槃日所說妙法，亦是最後垂訓。首座法海為利益未來際無量眾生，白言：後代迷人欲見佛性，當留何教法度彼？師曰：後代迷人，若識眾生，即是佛性。若不識眾生，萬劫覓佛難逢。乃至汝等自心是佛，為最終開示即心即佛之義，以結束全經。起首開章明義，即曰菩提自性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今卷終亦曰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。中間反覆叮嚀，始終一貫，無一語不以本心本性為歸依。如五祖云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。」又曰：佛佛惟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。皆其最顯著

者。本體即本性，本性即本心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以體言則名性，以用言則名心，除心之外，說盡千般法，亦是相說，不離邊見。云何若識眾生即是佛性？所謂佛性，即是心之本體。所謂眾生，即是心之變相。心若不動，即是佛性，即非眾生；心若妄動，即非佛性，即成眾生。心何以妄動？以五陰覆蓋真如，六塵牽引，不得不動。若能屏息諸緣，了達五蘊本空，則五陰之外無別眾生，眾生之外無別煩惱，煩惱已盡，心得自在，而佛性現矣。故後代迷人若識自心眾生，即見佛性。性平等，則眾生成佛；性險邪，則佛變眾生。佛性在眾生之中，眾生不在佛性之外。若識眾生，即見佛性；若見佛性，應度眾生。既度眾生，即名無生。若達無生，即可以次超越五十五位妙菩提路而入菩薩地矣。蓋凡屬有情，見聞覺知，無一刻能離佛性。若離佛性，色身即壞，況欲修耶？特以如是佛性，無形無相，無名無字，無頭無尾，無背無面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三世諸佛悉不認識，姑以佛性名之。千經萬典，教示後人者，此也。修行之人矻矻不已者，為明此也。佛菩薩已登覺岸，為了此也。除此之外，皆戲論耳。雖然，一切凡夫不識本心，誤以緣心為主，而有靜坐觀心，凝神調息諸法，修至老死，毫無進益。此何故耶？以緣心即眾生耳。經云：「菩提心生，生滅心滅；生滅心滅，菩提心生。」心只是一，惟勸修行者剷除生滅心，發起菩提心，即入道之基也。蓋菩提心即真佛，自真佛不求，更向何處尋求耶？心生法生，心滅法滅，即此義也。吾今留一偈，名自性真佛偈，若識偈意，依之修行，自成佛道不難也。偈語首八句言自性變化甚多，全憑自己作主。邪見一起，魔即住舍；正念一生，魔變成佛。魔者，五陰魔，為一切邪妄根本，須自除之。中十二句言自性三身佛，化身雖生於法身，而法身即在化身之中，化身能行正道，即是圓滿報身。以世俗言，生子生孫，亦屬化身之一。然此化身，雖由婬性而生，實由淨性而來。能斷婬欲，則性即清淨，所以佛門以修梵行為上。不但婬欲須除，五根所欲，亦宜屏絕不染。先如此堅修，一旦忽遇智人，傳以頓教法門，剎那之間，忽見自性，即是真佛。從此精進，成就菩提，即同佛矣。後十二句言普勸世人修行作佛，但茫茫前路，不知向何處尋求始得見真佛耶？不知皆不需也。今生若遇頓教，忽見自性，即是成佛正因。若不見自性，而向外尋覓，起心何異痴人。今將頓教法門揭示無遺，留教世人俾資救度。若能悟解，依之修行，决無不成道者。當來之世，一切修行人若不作此見，悠悠忽忽，虛度一生，則非祖師之咎矣。師說偈已，復告眾曰：吾滅度後，切莫雨淚悲泣。受人吊問，即非吾之弟子。須知色身如宅舍，舊則易之，朽則遷焉，毫無可

戀。但識自心見性，無動靜生滅，無是非來去，無住無往心即自在。恐汝等不會吾意，今再三囑付，令汝等見性。復說偈曰：兀兀不修善，騰騰不造惡；寂寂斷見聞，蕩蕩心無著者，言善惡二邊皆不取捨，屏絕諸緣，斷除見聞，使心如太空，虛豁常寂，蕩蕩空空，無滯無碍，即是本來面目。但不念善惡，並非鄉愿；見聞既斷，亦非閉塞。當時時觀照自性，常生般若，切毋誤解師意。此偈可與菩提本無樹偈互參，精義自顯。前偈無處下手，此偈可以入道，然非見自本性，亦不知其奧妙。蓋修行至此，再進即無言可說，而自性自如，無復煩惱矣。

師說偈已，端坐至三更，忽謂門人曰：『吾行矣！』奄然遷化。於時異香滿室，白虹屬地，林木變白，禽獸哀鳴。

十一月，廣韶新三郡官僚，洎門人緇白，爭迎真身，莫决所之。乃焚香禱曰：『香烟指處，師所歸焉！』時，香煙直貫曹溪。十一月十三日，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。

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，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。門人憶念取首之記，遂先以鐵葉漆布，固護師頸入塔。忽於塔內白光出現，直上衝天，三日始散。韶州奏聞，奉敕立碑，紀師道行。

師，春秋七十有六，年二十四傳衣，三十九祝髮。說法利生三十七載。得旨嗣法者四十三人，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。達摩所傳信衣，（係西域屈眴布也）中宗賜摩納寶鉢，及方辯塑師真相，并道具等，主塔侍者尸之，永鎮寶林道場。流傳壇經，以顯宗旨。此皆興隆三寶，普利羣生者。

此分言師涅槃時至，應化度生諸事已畢。齋罷，與弟子說法，苦切懇至，直至最後一偈，始默然端坐。至三更時，忽謂門人曰：吾行矣！奄然遷化，於時有情無情莫不悽悲。師之功德，照耀今古。過百日，廣、韶、新三郡官紳四眾，爭迎真身供養。遂卜曹溪，入塔之始，白光衝天，千餘年來，真身如故。且夢感代宗，請回衣鉢。涅槃常樂，如是如是。至師說法利生，三十七載。得旨嗣法，四十三人，而悟道超凡，莫知其數。要皆遵師所囑，授受之際，惟傳本體，始能五宗鼎盛，海外嚮風。嗚呼盛已！千百年來，得師真傳者固多，而不遇大善知識，誦讀此經，不解義趣，甚或妄加詆毀，千載埋沒，且收入此土著作雜藏之中，與其他戲論比類齊觀。尤復中加批評，荒誕不經，不但不見自性，適足以顯其增上慢耳。聖可不揣譾陋，發心詮釋，期以凡庸之愚，啓發無師之智，俾獲斯經者，讀其文並解其義，自修自行，自性自度，不必參叩諸方，自能成就菩提，則將來得道之人，更不止於恒河沙數。豈非本師六祖流傳此經，慈悲度世，興隆三寶之本心也哉！餘經文自明。

師入塔後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，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，眾僧驚起，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。尋見師頸有傷，具以賊事聞於州縣。縣令楊侃，刺史柳無忝，得牒，切加擒捉。五日，於石角村捕得賊人，送韶州鞫問。云：『姓張，名淨滿，汝州梁縣人。於洪州開元寺，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，令取六祖大師首，歸海東供養。』柳守聞狀，未即加刑。乃躬至曹溪，問師上足令韜曰：『如何處斷？』韜曰：『若以國法論，理須誅夷；但以佛教慈悲，冤親平等，況彼求欲供養，罪可恕矣。』柳守加歎曰：『始知佛門廣大。』遂赦之。上元元年，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。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，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；七日，敕刺史楊緘云：『朕夢感「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」，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。朕謂之國寶，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，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，嚴加守護，勿令遺墜！』後或為人偷竊，皆不遠而獲，如是者數四。憲宗謚「大鑑禪師」，塔曰「元和靈照」。其餘事蹟，係載唐尚書王維、刺史柳宗元、刺史劉禹錫等碑，守塔沙門令韜錄。
壇經終（另有六祖大師事略附後）

六祖大師事略

唐法海　撰

大師名惠能，父盧氏諱行瑫，母李氏。唐武德三年九月，左官新州。母李氏，先夢庭前白花競發，白鶴雙飛，異香滿室。覺而有娠，遂潔誠齋戒，懷妊六年，師乃生焉。正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，二月八日子時也。時，毫光騰空，香氣芬馥。黎明，有二僧造謁，謂師之父曰：『夜來生兒，專為安名，可上惠下能也！』父曰：『何名惠能？』僧曰：『惠者，以法惠濟眾生；能者，能作佛事。』言畢而出，不知所之。師不飲母乳，夜遇神人灌以甘露。三歲喪父，葬於宅畔，母守志鞠養。
既長，鬻薪供母。年二十有四，聞經有省，往黃梅參禮。五祖器之，付衣法，令嗣祖位；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。南歸隱遯一十六年。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，會印宗法師，詰論玄奧，印宗悟契師旨。是月十五日，普會四眾，為師薙髮；二月八日，集諸名德授具足戒。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，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，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，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，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。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，立碑曰：『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。』又梁天監元年，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，將彼土菩提樹

一株，植此壇畔，亦預誌曰：『後一百七十年，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，度無量眾，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。』師至是祝髮受戒，及與四眾開示單傳之旨，一如昔讖。（梁天監元年壬午歲，至唐儀鳳元年丙子，得一百七十五年。）

次年春，師辭眾歸寶林，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，直至曹溪。時，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，依師而住。師至曹溪寶林，觀堂宇湫隘，不足容眾，欲廣之；遂謁里人陳亞仙曰：『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，得不？』仙曰：『和尚坐具幾許濶？』祖出坐具示之，亞仙唯然。祖以坐具一展，盡罩曹溪四境；四天王現身，坐鎮四方；今寺境有天王嶺，因茲而名。仙曰：『知和尚法力廣大，但吾高祖墳墓並坐此地，他日造塔，幸望存留；餘願盡捨，永為寶坊。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，只可平天，不可平地。』寺後營建，一依其言。師遊境內，山水勝處，輒憩止，遂成蘭若一十三所，今曰「花果院」，隸籍寺門。其寶林道場，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，自南海經曹溪口，掬水而飲，香美，異之；謂其徒曰：『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，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。』隨流至源上，四顧山水回環，峯巒奇秀，歎曰：『宛如西天寶林山也。』乃謂曹侯村居民曰：『可於此山建一梵剎，一百七十年後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，得道者如林，宜號「寶林」。』時，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，上可其請，賜額為「寶林」，遂成梵宮。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。寺殿前有潭一所，龍常出沒其間，觸撓林木。一日，現形甚巨，波浪洶湧，雲霧陰翳，徒眾皆懼。師叱之曰：『你只能現大身，不能現小身。若為神龍，當能變化，以小現大，以大現小也。』其龍忽沒，俄頃復現小身，躍出潭面，師展鉢試之曰：『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！』龍乃游揚至前，師以鉢舀之，龍不能動。師持鉢歸堂上，與龍說法，龍遂蛻骨而去。其骨長可七寸，首尾角足皆具，留傳寺門。師後以土石堙其潭，今殿前左側，有鐵塔鎮處是也。（注：龍骨於元朝至正己卯，寺罹兵火，因失，未知所之。）

附記：師墜腰石，鐫「龍朔元年盧居士誌」八字，此石向存黃梅東禪，明嘉靖

間，粵中宦者，於彼請歸曹溪，今尚存。又，唐王維右丞，為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：「師混勞侶積十六載，會印宗講經，因為削髮。」又，柳宗元刺史，作祖師謚號碑云：「師受信具，遯隱南海上，十六年，度其可行，乃居曹溪，為人師。」又，張商英丞相，作五祖記云：「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，蓋其便於將母。龍朔元年，以衣法付六祖已，散眾入東山結庵。有居民馮茂，以山施師

為道場焉。」以此考之，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，實龍朔元年辛酉歲，至儀鳳丙子，得十六年，師方至法性祝髮。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，恐非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